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四	三	六	三
二	六	八	一
冊	架	函	架
一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四	三	六	三
二	六	八	一
冊	架	函	架
二	七	七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63
冊數	10	(58)
函號	277	17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雍也可使南面章

木西川曰聽政必南面不必為君也周衰天下厭苦繁文久矣伯子之簡宜夫子所深取若曰僅可聖人自明言之不必如此為含蓄也仲考居敬之語對下居簡言之敬簡一道不因居簡不言居敬也仲考此言蓋為辨析學問踞頭差別處而云故夫子然之亦不為伯子說觀其言曰雍之言然語意自可見

表子凡曰可使得用面與使漆雕開一般謂使之臨民必可成治功子桑伯子不知其人何如想其行或與仲考相近或仲考心下有疑故特問也夫子說可也簡亦是許他書曰臨下以簡凡臨民最宜簡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總繁擾便貽害不淺仲考因說簡有不同非訛伯子為太簡亦非疑夫子為過許特欲以已之所見而就正于夫子耳居字即所其無逸所字

四書分義上卷  
層見曰居敬只重在心上。兢業實畏是也。仲弓主意在辨簡可否。將簡提箇綱  
簡一也。從居敬來者為可從居簡而來者為太簡。從居敬來者彼其中原無  
簡意則其間定是簡所當簡。故可若心中主意要簡此乃惡煩厭事的人以  
一切掃淨為快。其又何所不至哉。故其簡未可居敬而行簡者。敬以行簡不  
是居敬而又行簡也。敬以行簡簡根於敬而敬行乎簡之中。是內外相貫乃  
一串事。不然則居敬行簡為二項矣。居字以心之所主言也。  
湛井泉曰敬則自簡也。此理甚妙。但敬者兢業。業主一無適。有匹夫匹婦或  
能勝予之意。

或曰敬簡合一處。須省得透。蓋世間必有主張的人。方能於緩急先後之間處  
置停當。不疾不徐。是以可簡若一味寬緩。事日叢挫。後未必不勝其煩擾矣。  
徐巖泉曰居敬行簡是有本之簡。行所無事無心之簡也。居簡行簡是無本之

簡。着意脫畧是有心之簡也。聖人亦未嘗簡到補偏揀弊處。聖人亦十分焦  
勞用意處。置但以事處事。不若常人擾之耳。

袁了凡曰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亦非仲弓是賢者。豈不識一可字。夫子言  
性道容或有所難聞。若言語文字之間。而疑賢人有所未達。恐未必然。且均  
可字也可也。簡之可則謂其有所未盡。可使南面之可。又獨為盡善乎。以伯  
子為子桑戶亦未必然。註疏謂書傳無見闕之可也。鄭玄以左傳秦有公孫  
技字。桑疑是其人。亦非。

附問居簡亦是個學問。薛文清曰簡與敬類。而意別。主一之謂故。內一而外自  
一。故行簡也。雖至易簡自有裁成輔相。意在居簡者亦窺得一的意思。謂天  
下原無事。何必自優優。便一向不管。故云居簡而行簡。其視聖人兢兢業業  
直內方外。自不同。故為太簡。然較之多岐。多慮。憧憧往來者。又相遠矣。故認

聖學不精者便落此等學問

哀公問弟子章

湛甘泉曰夫子何以獨許顏回好學也不有子夏子游乎曰子游子夏文學也非聖人之學也聖人之學兼之矣聖人之學心學也何以不迂怒不貳過為好學也不迂怒不貳過也者與夫子之不怨天不尤人一也皆心學也得聖人之心學者顏子也何謂不迂不貳也可怒在物我無渙心故不迂不善則知不遠而復過於心不過於事故不貳皆於幾而致謹焉其乾元大始學之至于層見迭湛泉云之於幾而致力焉一句見好學所在此處最難着力非心常向前不放便易墮落差錯湛甘泉論好學及不貳不迂即集註中程子之意袁了凡曰舊註云凡人任情喜怒逼理顏回任道怒人過分迂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何等明白何等正當乃今云怒于

甲者不移於乙雖我輩至粗亦萬不敢如此豈可以此而解至精之學瞿景淳講不迂怒云大公以虛其體而不牽于易發之私隨感以安其常而不搖于難制之氣物之所自犯怒之焉耳矣物之既往則與化俱徂未嘗藏焉而天其施之平也瞿公不過舉業文字然先說虛其體後說安其常又說與物俱化亦道幾分先景我朝先薰允心理心所作徃勝朱註此類甚眾過于前者不復于後亦非顏子工夫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韓康伯註云在理則迷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于幾故有不善得之于幾不進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即知知即不行皆在幾上轉故曰不遠復無祇悔若過于前者不復于後既迷而復也非不遠即復之者也吾友楊生云少不自知便見之行并念與行是貳過也有心過而無事過有一處過而無二處過是不貳過也顏子工夫常時三千之

徒莫能行之故曰未聞好學者也今如集註豈顏氏之學僅若此乎諺曰  
字經三寫鳥焉成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袁了凡曰聖門學者的脉不容參差若不從這條脉路上走饒你用心終  
沒汨了當時許多聰明才辨篤實力行之士夫子都不說他好學豈是理沒  
諸賢此處須要用心觀者顏子所看是何學學是學个甚底底情惟怒為難  
制學問要攝情歸性若怒而過則者便是逐情若欲強制其心使全然不怒  
又是滅性要以怒而不怒于天然節奏中無分毫走作無分毫移待這便是  
不迁怒過是賢人所不免然到顏子地位其有不善正在情識幾微處纔動  
即覺一覺便化此是不貳過之學終日只在本体上操持

姚承菴曰顏子一生學問在克己一字於不迁怒不貳過見之此所謂怒蓋自  
天理人情之所必有者而言非夫人之所怒也三月不違仁顏子也安見其

過此所謂過蓋自幾微毫忽所未粹者而言非夫人之所謂過也要看得細  
不遷怒不貳過曰克己者何怒在人不在己也稍遷焉己也過出於無心非  
己也知而復焉己也克己者克此而已矣時時克己此心常惺此正顏子之  
好學處非克己之後乃能不遷怒不貳過也要認明白

膚見 顏子之好亦不涉情識大段喫力只在精神常聚惺惺不放下無此子  
昏逆

李附南黎曰不遷怒二句好學工夫就在此上看非以此為好學之驗也不遷  
怒者常常調停此心本体常止不以怒遷也不貳過者常常點檢此心本体  
常一不以過二也當怒而怒如其情而止不走作些子分数此謂不迁而如  
明鏡止於其所嫌人照之則見媿媿人既去鏡休自在曾見鏡本体為媿人  
遷乎妄机稍萌則加振刷本真自如不至與妄相对為二此謂不二而如青

天一色而已有一片白雲間之則二色矣白雲去了依然一青色曾見青天  
本体有二色乎此等學問全在心体上用功注向無湏刻貳雜操持無毫髮  
放過故謂之好學也今也則亡二句總是一意言無其人而吾未嘗聞之也  
勿用吾門與天下

膚見 先正有言顏子之心常定故不遷常一故不二理儘妙然是好學效驗  
非好學工夫有黎說轉上好學工夫更妙然當於本文添四字曰心不以怒  
迁心不以過貳也添二心二以字若湛其泉袁了凡說只光潔潔不貳怒  
不貳過六字不待添註

子華使於齊章

高中玄曰問冉子請粟原思辭粟其義謂何曰二子之事非一日為也夫子教  
之亦非一日之言也而門人乃並記之固有深意學者所宜思而得其理也

何以故曰天下吝與貪者多人惟惡人之吝與貪也故見有能與者能辭者  
即以爲善而不能擇其是否然不知聖人自有大中至正之理苟得其理則  
雖堯以天下與舜非傷惠也舜受堯之天下非傷廉也不然則一介不與諸  
人矣况於五秉乎一介不取諸人矣况於九百乎故二子雖能與能辭亦止  
愈於吝與貪者乎而不得其理則亦不得以爲是也而况於吝貪者乎蓋君  
子之於辭受取予也必有道焉而不可以執着有所執着則非性取不可也  
予亦不可也非惟受不可也辭亦不可也昔天子嘗脫駮以聘人矣乃顏淵  
死至有喪予之慟而顏路請車不以與也嘗爲魯司寇攝相事矣而未聞其  
辭祿也此聖人中正之矩也二子皎皎之行蓋賢之過正所謂不知所以裁  
之者也故夫子特爲裁之而門人合記之以示聖人中正之訓其意亦自可  
想於此見處事貴當苟不當雖善事非學也行事貴實苟務形迹雖善事非

學也曰張子云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然否曰以財用其義甚淺非  
聖人並記之旨也曰毋禁止辭然否曰若以毋為禁止辭則以與即里鄉當  
乎不成文理矣蓋曰毋亦與爾之即里鄉黨乎而何以辭為也  
袁了凡曰原思之辭非不受祿也辭其多也

子謂仲弓曰章

袁了凡曰祭天地之牛角紉粟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中犧牲者謂中  
其程度也仲弓父賤行惡見家語此是私論仲弓程子謂多一日字然子謂  
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亦有一日字故知此非與仲弓言也本大全附潛  
室說  
黃葵峰曰孔子當時只云初不曾一字染着仲弓此亦是記者知其言之所  
發而係之如此初若有一字染着便不是聖人之言矣

李商黎曰山川欲用於何見之見於卜兆之吉也

附尤四川曰犁牛之喻故仲弓立賢無方也非論仲弓也西川亦本大全附南  
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如此

回也其心三月章

高中玄曰問三月不違仁何如曰只是言其久耳曰天道小變之節然否曰正  
不瀆如此說豈以顏子之仁按節候而不違乎又豈以顏子為仁之力止可  
三月而過此便不然乎曰三月不違者猶云三月不知肉味也猶云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三年學不至於後也皆言其久非是真有是期也而後人遂以  
三月三年執定言之則誤甚矣曰顏子雖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然  
與曰此更不可也夫夫子稱顏子不違仁也而今乃曰不能無違也夫子稱  
顏子三月不違也而今乃曰三月之後違也斯豈惟不得聖人之意豈亦所  
以語顏子者哉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豈亦可曰舜雖大聖

猶不能慕於五十之後乎

李南黎曰顏子仁常在郭廓中縱微有走作不是私欲之累只天理上着一毫  
意思便有微迹礙却本体譬如主人常常在家未嘗出外縱走動亦在家內  
至則分明被私欲牽去方收拾入來如主人自外來回家一般三月只是言  
其久非三月後有違也顏子亞聖亦無暫久分別只不違二字便是未達一  
間聖人則在郭廓中常安然無迹不可以不違言矣日月二字連讀不分猶  
云以日月計者非一日方一至一月方一至之謂也諸子與顏子亦只在不  
違與至字分別不待三月日月方見優劣

徐岩泉曰天體至健聖人之仁純亦不已與天合一顏子與天道小變處合一  
此是顏子未化不可謂之不仁其餘日月至焉耳一日十二時都在仁上一  
月三十日都在仁上方是日月至焉耳註中或日一至或月一至常人皆可

能非群賢也不是○心與仁原是一体非心自心仁自仁稍有私意間隔便  
成兩箇更有間歇存仁最難成仁者最多不但私欲是不仁纏着意在好一  
邊亦傷了本体非所謂仁也顏子未能如聖人者是不免好一邊着些意思  
耳正定顏子未化處所以為仁貴熟熟則渾化無迹隨心應手不待安排布  
置事事皆仁件件皆仁矣蓋仁道天理之自然是流動活潑無我無人惻怛  
慈愛的于妙處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無方無体用之不穷却  
是自然之直机增添一毫意思不得總增添意思便是人為即非真机非其  
本体

袁了凡曰心是何物仁又是何物心之無私即仁也原是一物常被情塵知見  
打成兩顏子學有本源只從心裡做工夫更不向外求覓把情塵知見一  
齊放下如昊天下空翹翹潛消本念時時現前欲念自然汗染不上故能久



不違仁其餘諸子豈不求仁但從知見上揣摩從情塵上拂拭亦有時窺見  
本体譬如雲中之日乍開乍閉終不能久故謂之日月至焉顏子之不違即  
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其餘之至即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至顏子工夫已  
到實地若謂其日月之外定然有迷却是純至顏子若謂一向不違則夫子  
又何必著此三月字要知真心無体仁本湛然一味絕真原無適合夫子子  
顏子特提出心字學問從心上得力如煎礦成金金必不重為礦又如箭既  
離弦必無反面之勢所以机一發而難遇体常顯而不迷心即是仁仁即是  
心观体相呈朗然常在緣有纖芥一覺便消惟其朗然常在所以久而不違  
唯其有覺有消故湏著此三月字明過此即化矣此夫子所以惜其未止也諸  
子之學劈頭便與顏子不同故客塵暫歇倏爾到家情識未離旋後出

季康子章

徐岩泉曰三子非全是資質皆從學問中來天理上剛果何事不立天理上明  
達何糾紛之不解天理上材藝則應用不穷若不在天理上則剛果者能坏  
事明達者能用小智材藝者多務煩屑何從政之有夫子所許在學問上也

季氏使閔子章

此章是閔子不欲破公家而強私門意思蓋一子不欲大夫而費又是禴邑  
孔子相魯必先墮費尤閔子所不有也夫子之寸也故雖而辭之此大合  
李南黎曰如有復我不是善辭而又不止位以人之而辭可致再來召我則我  
必在汶上也婉中有若婉若湏渾看勿以首句作婉後二句作若又曰季氏  
問從政不及閔子何也以閔子赫然無可見之才也故雖召之一辭即止亦  
以自有不求在耳雖閔子辭之之善然非其無赫然可見之才亦何以全其  
自然不染之志哉若顏曾則召亦不及矣顏曾閔子與諸子之優劣當於此

看之

冉伯牛有疾章

李商黎曰亡之是以其疾勢言之命矣則引下二句意謂氣數使然而非常理所可測也斯人言其平素德行不重謹疾意

賢哉回也章

王陽明曰陸原淨問曰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乎澄生多問未嘗見真樂之而今切原之之曰樂是心之本体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

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每與原淨論無非此意而原淨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騎覓覓之蔽也

問何如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樂近近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浪輕省盡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夫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忻之為為則必不可久而不樂樂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為得則必不可反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三非不淡使然哉

羅近溪曰子在川上謂不舍晝夜五人心体决不可一息有間當下生意津津真不殊於禽獸不殊於草木萬物一体之仁果覺渾淪成片故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再四嘆而賢之亦因顏子得此不息之体其樂自不能改若只說

顏子能以貧自安而不改則吾輩稍有志向亦可勉而為之恐難以動孔子之嘆如是也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後從容快活便叫做樂中庸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率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嫁孟子提孩無不能愛其親之想像人家母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母親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古今更有何樂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而孔子說詩謂民有秉彜故故之懿德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知而愚夫愚婦到可與知何與能又嘆鳶飛魚躍上下昭察蓋人到愚夫愚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夫机一切知識也來不着一切作為也用不去故古人善形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忻忻以向荣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机則便觸處自然相通

耿楚侗集中我義河李幼滋講義曰這章書是吾夫子嘆美顏子之賢而謂其足以傳道者正在於此只重一樂字嘗謂天地以生物為能能如人各有能之能又如只曉得做這件事一般你只看他和他氣充滿生意流行逢着便生何曾有一時不生物一地不生物人物得此生生之理以為生即所以為性故其平常懽懽喜喜不想東不想西無愁無慮即天地之和氣充滿生意流行者也是即吾之所以為性也舉其明白而易見者則鳶飛魚躍是也鳶魚豈足以與道然其快快活活不想東不想西無愁無慮則正天地所以生物之能而道體之所在耳推之萬物莫不皆然如周子之於於草子厚之於於鳴皆有見於此也大端人心常懽懽喜喜便是耶即是懽懽喜喜之心自能與物同體也不知有計較也不知有爭競也逢着便愛遇着便故亦如天之乘時不生物無地不生物也然外物種種皆足以為累而飲食居處乃其大

端困窮拂不充其難忍者也設以他人處此筆爪陋巷便生煩惱不堪其憂  
矣惟顏子已已之功已到至處好學之馬三日不違仁此心之懽懽喜喜者  
與天地之和氣相為流通如之何能改其樂哉信乎其賢也已夫此樂既不  
着物亦不落空於有無之間認取惟心体和順則自然能樂樂則生矣所謂  
勿助勿忘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此也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者此也欲罷不能  
吾弗能已者此也識得此意而存之不失則富貴貧賤與空通壽夭皆處之  
如一非惟不改而自有不容改者也

層見 此樂自亦子時便有人都改了顏子只是不改之而已中庸素位是率  
性素位自守可想樂意赤子時最好觀率性之意即禽木亦然性到拗了便  
有煩惱此樂改矣樂非樂貧以貧以可樂也樂非樂道道在此而我樂之我  
與道猶二物也畢竟所樂何處何事樂的樣相如何曰樂不着事處若着事

處便有時而不樂矣故程子曰蓋自有其樂耳自有其樂不着事處矣曰茂  
叔必曰尋樂處所樂何事何也曰茂叔正欲令其深思而得之也常人樂皆  
靠事故樂有時故顏子樂不靠事故其樂長在不改陽明子曰樂是心之本  
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  
之所同有又曰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未嘗不在羅近溪云平等無愁  
又說到禽鳥說到不息之體率性而行便是從容快活又引陶淵明云本忻  
忻向榮周元公云庭草生意一般耿楚侗云和氣克滿生意流行又云此樂  
既不着物亦不落空於有無之間認取湛甘泉云於勿忘勿助之間見之於  
此觀之樂亦無有樣相只是活潑生机性體自然而已顏子之樂率性而已  
程子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仁者生理生机也天地之生生日仁正是川上  
之休鳶飛魚躍草木忻榮之妙陽明所云常人之所同有朱子云非是樂仁

却又云惟仁故能樂亦未甚得伊川之意顏子之樂即是仁非惟仁故樂也  
仁生理樂生意樂本無樣相若權言之仁即其樣相也陽明明耿諸公最得  
程子仁字之意者我秘藏于今發之豈不是快樂既無樣相即顏子亦不自  
知不可自知便離了樂一膜何也以其着情識也樂不着情識此仁体人人  
所同但為物欲所汨改了此体然終不盡沒生机時有故陽明云雖在憂苦  
迷棄之中而此樂未嘗不在顏子心源打得空淨無些須物欲牽絆故仁体  
常常呈露不改遇親而愛遇兄而故遇飢而介遇渴而飲遇早而作遇晚而  
息平平坦坦無想無慮生机也此仁体也此率性也此樂体也

季彭山曰悟得樂字便知我性体樂只是得我性体耳

冉有曰非不悅章

李南黎曰冉有開口便有駭難之意與公孫丑道則高矣美矣不可幾及口氣

相似夫子責之則與反宰遠之詩所云未之思何遠之有語氣相似力不足  
者中道而廢以起道非跬比行斯至之意畫是以听道為遠而自限畫不行  
非畫至中道之謂也夫道在我力從心悅之便足不足便非悅冉求不自悅  
本有之道而以道屬之夫子誘於力之不足是浮為悅之名而實則駭夫子  
之道為難至也夫子已先知其有止心矣故借行的道跬以醒之夫跬有千  
萬里之遠者行路而力廢於中途蓋有之矣若道則近在吾心心之悅處即  
為力心之所悅則可至乎子乃遠視斯道如千萬里而先以難至自畫限是  
未嘗悅也乃自誘於力之不足是不惟誣道且自誣力矣

層見曰行有餘力不足開口就是畫了彼其心原不曾悅原不曾用力特托言  
力不足以自限耳夫子直破其力無不足之理蓋行路者氣力竭中道而  
廢誠有之矣此誠力不足也道非行路比也女特妄意其遠而自畫耳豈誠

不足哉

附袁了凡曰中道而廢夫子亦因冉子之言而解力不足之義也非謂此等人也世上人只有志不足者無力不足子

女為君子儒章

土心齊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分子夏篤信謹守原非為人為利但其規模狹隘未免失於硜硜故孔子以是開之使進於君子之儒聖門學者於義利人已之辨甚明而所造之廣狹則存乎識見之大小為人為利是尚得為儒者乎後世子槩以是斷之殊失聖人之旨矣

李昉黎曰為字無為字緊相叫應當一氣說勿平夫子蓋以大儒通儒期之欲其為全備善美之儒而勿為一節寸長之儒為負融神化之儒而勿為細廉曲謹之儒謝氏註所謂意其遠者大者或昧之句甚得之若依舊說則於小

人處亦須說得細如道德之進脩而猶稍涉功效是亦利心未去也善勞之懷抱而猶稍加意氣是亦名心未去也但終不如前說為長

袁了凡曰三教中以吾夫子之教為儒一部論語獨此章說儒耳儒者之學在參天地盡民物而開萬世之太平者也子夏篤信謹守於儒者一休之量有所未宏故夫子告之以此君子之儒立心行事全以天下為任文章學問無一不與天下相共故於人無所不容而未嘗敢自隘其心此子夏所當為者也若小人之儒其所知所見全在一己軀殼上盤桓一膜之外即分彼此任他傳物洽聞謹言慎行只區區成就得一個我相而已此則子夏所當戒也論語中君子小人相對說處如周比泰驕及蕩蕩戚戚之類皆以大為君子小為小人獨君子求諸己一章說人已然求諸己者正責己之公心求諸人者乃怨尤之狹量其餘單說小人處如硜硜之小人哉 小人哉樊須也則

皆以細小目之其明微也何以謂之君子居者有國之稱子者五爵之一正以其能長人治人而得名也父天母地之身民胞物與之身謂天地與我不相類民與物我不相開而子子自處則人本大而我小之美此君子小人之說也

子游為武城宰章

李南黎曰得人之問只是說邑中取得何等之人可為一邑之表式者不是取來輔政也

尤西川曰行不由徑不事智巧也

孟之反不伐章

按左氏魯哀公七年八邾以邾子益來邾齊甥也故齊人伐我取語及開八年魯歸邾子齊人歸讙及闞十年魯會兵伐齊師于郎十一年春齊為郎故國

書高無平帥帥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

求曰一子守

一子謂季孫守國

二子從公

二子謂使孟孫叔孫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子從

公禦求曰居封疆之間

冉求又欲使二子從公居封疆境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眾於齊

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美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

二子恨季氏專政故

加不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

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

問焉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大丈夫也退

而蒐乘孟孺子洩師右師

孺子洩即武伯孟懿子之子顏羽御那洩為右冉求帥左師魯

周父御樊遲為右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

即昭公子公為也見保

者而泣

公為見保守城者而悲泣

曰事克收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

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肯踰過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刻而踰之與約信如之眾從之

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駟孟之則即

氏族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冉求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

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子

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

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傷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

軍孔子曰義也

李南紹曰當是時三家佔權同惡其故釁北薩之罪口不待言及一旦難至又

觀望逗遛各自為計使齊師直抵近郊如入無人之國而孟氏之師又先奔

為敗首以貽其君之憂辱孟之反方視為我家之恥而不忍言者何以堪此

區區殿後之功哉孔子取孟之反不伐與勿殤汪錡之衛社稷同意取二子  
所以深罪三家也

誰能出不由尸章

焦漪園曰無出不由尸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孟子言終身由之

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曷為不可湏臾離也

層見 何莫由斯道也言不能不由斯道也非何故不由斯道也道不能離猶

如尸然人自不肯承認吾所由即道耳而必別求所謂道誤了全是枉費工

夫夫

袁了凡曰道只在尋常日用中不待纖毫造作無可纖毫矯飾就是耶大聖人

也識不盡行不到任你至愚至不肖亦現在受用少他些子不是不足便有

到處不離故曰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世人只不信這個便是道高明的將



謂別有玄妙一心只向深遠處馳求不肯退步卑汗的又謂我等鈍昏不肯擔當所以俱當面錯過故夫子言誰能出不由戶見人之不能離道猶出之不能離戶也既與戶一般則道是平日受用物事乃身所必由者如穿衣吃飯接人處事種種色色現在道中却不肯合下承當不是增便是減這是何故故曰何莫由斯道也此句話最提省人昔有一道者示人曰天晴日出頭雨下泥土濕盡情都說破只是信不及

附顧涇陽曰誰能出不由戶是勢不能不由不由此便阻塞何從而出不是人皆知由能由的說話本文並無入字添入字蛇足矣要知此章是夫子以由戶提醒見人不由戶便不可出往若不由道何可一步行得出門便有礙矣天下無不由戶之人如何有不由道之人道之當由正由戶也

徐巖泉曰道是平平蕩蕩的大路人離不得戶可離此蕩蕩平平大路乎道以

路米熟綴講醒眼出不由戶除非穴竇出不由道到處荆棘

李南黎曰出戶便是路

質勝文則野章

姚承菴曰質本體也文潤色也人只有此本體不加潤色覺不雅觀然所潤色要與於本體相稱若質而勝文一味朴陋鄙俗是野之無容儀者若文而勝質一味裝飾藻績是史之無情實者惟質為主文潤之而彬彬相濟然後為華實並茂之君子然後即乃謂之意應上二則字君子不指成德之人說應上史野二字抑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看故說偏勝者之同野史而彬彬者之為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懇文訓做藻績華飾忠信誠懇正是極好處豈同於史而不得為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質文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此是夫

子立言之意

李南黎曰此當以禮樂說乃孔子定百王不易萬世常行之大法與為邦章相表裏此章是論理為邦章是論事君子非指人乃指道言必如此乃為君子大中之道上以考之百王而下可以垂之萬世也彬彬舊有幾分之說亦非是乃是隨時隨事酌其宜而用之

附袁了凡曰當以野字對君子看史是史官正是當時弊處天下之脩文者莫如史其不實而誣人者亦莫如史當時之質林以質勝者為野人以文勝者為君子故夫子言質勝文者識為野人矣然又勝質者亦不得為君子也乃蹈史氏浮靡之失而決不可為者也必文人皆皆二者適得其均而無相勝之弊然后始得為君子然後二字重看文質就人之身上說若在經制上則寬了

人之生也直章

袁了凡曰生理本直非正訓也在前一層本文只說人之生也直不說天之生人直也又人之生與罔之生正相照應不宜做兩樣說罔不直也註得好罔有二義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是不直也罔是認罔以無為有以是為非亦不直也惟認罔故無直摠之是認罔之義

袁了凡曰此理在天地間坦坦平平端端正正原無委曲想人之得生于天地之間者正惟循此理耳有覺曰生無覺曰死此靈覺之性在目曰視在耳曰聽在口曰嗜在身曰動曾有纖毫私曲循此而行更不固護更無邪枉方不悖本來生理若人而不直矯誣作偽未有不夭折者偶介得生幸免滅却本來生理分明是無知的一般行而忘此直理便是尸行食而忘此直理便是鬼食此心已死此身如何說活

層見 天地生生之德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此生理本直也人必直乃為順此生理乃可以生如遇當惻隱便惻隱遇當羞惡便羞惡是便曰是非便曰非不拗將去無矯揉造作順其自然是直也

徐太倉曰人之生生在何處在良知有知纔謂之生知是知箇何物天理是也所知不在天理便只在飲食起居與大馬之肉食草食駢死槽櫪者何異惟君子在致良知保此生理便不息爾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恐枉了一直與禽獸同食與居也

姚承菴曰罔訓不直也本當罔空也無矣人只有此直理無此直理行尸走肉此人是个空的了故下个罔字不直是罔非罔是不直也亦要辯

知之者章

徐巖泉曰知兼行此心已在天理上好之是懇、真切不肯一毫放過矣已是

有得了樂之則與理相忘形迹俱化可嗜之味相為屬鑿矣湏有得總能好未有好之而尚未得者不得時更何處驗其能好天理有至味湏自得之獨覺其味方篤好若與理為二亦便未能好好樂只是漸次生熟不同學者知便要好好便要樂到樂處總成一箇學好有迹樂無迹

層見以維耿二公所言孔顏處來看樂字較平平好字猶加些意氣樂是生機自然溶浹道即我我即道而相忘矣中自有一段和融光景弟不可於情識上認取耳

李南黎曰道之真味雋永故貴好道之至味玄淡故尤貴樂好如飢食渴飲一般樂則常飽而不見食之其常清而不見飲之其矣

中人以上章

姚承菴曰此夫子為語上而言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此可以輕與人言哉必

其人資質明敏學力將到一與之言可即會悟耳不然如對癡人說夢了究竟道無上下性道只在人事中先教從人事實地做便是下學上達處袁了凡曰道無精粗如何有上且理會上是甚麼道理識得上字則幾矣夫子嘗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人品以生知為上則道理凡屬脩持凡假學識者皆非上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從聞見八者為次則不由聞見上也夫子傳道之心甚切豈不欲盡人而語之上哉但中人以上者其資稟學力已近乎上已漸見得本來光景漸覺耳目象數不足以盡心故一與之言上如魚得水悠然而逝矣中人以下者與之語上不惟不信且將喪其所守反增其病故不可語上也且謂之曰上本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亦非見聞知覺之所能及遇中人以上而語之則吾引其端彼會其意默然相契有多少活潑在若語中人以下彼便就死言死向上承當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痴人前真說不得夢也

尤西川曰人品有上下道理初無上下人品之上下亦存乎志而已矣所謂絕也李南黎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只在可見上一層便是上

附王龍溪曰人之根器不同教汰亦原有此兩種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一切皆從無生即本体便是工夫只從無處一了百當甚簡易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心体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一切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的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之本体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可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踏蓋緣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脩功夫不如以脫凡八聖所謂上根兼脩中下者也如中人以上不使從心体上悟入則上根無從而接中人以下不使從意念上脩省

則下根無從而接成已成物原非兩事此聖門教法也

樊遲問知章

姚承菴曰務民之義二句一串說民義民之所宜行者

蘇紫溪曰夫子告樊遲智仁俱是示以心之本體人之一心惟人倫物則為所當知一有鈞深玄遠之心縱無所不知與德性之知便隔一層故惟知其所當知而不知其所不必知此乃真知之本体也人之一心惟過欲存理反躬力行為所當先一有計功速効之心縱隨求隨得已是私心用事故不以無心而緩之亦不以有心而期之此乃無私之心體也

袁了凡曰以知屬事則所務所敬豈不闕心以仁屬心則所難所獲豈無其事斷不可泥先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兩句合說重遠字不重敬字

尤西川曰凡事求可功求成皆屬獲心君子豈不欲有成功哉但先有此心即是意必即是私已故後之事之難者君子只盡此心巧拙利鈍隨吾才力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成敗非所計也

層見 難凡事之所易為而難為者皆是要不外民義獲得也謂功效也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難固是克已然莫專指此言蓋先其克已而不計其已之能克於語意未順蓋先難後獲合而言之見得克已耳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即先難後獲之心先難後獲即務民義迓鬼神之心此仁智合一處

附羅近溪曰夫子於鬼神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誰得而遠之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已之敬謹益至而

誦事之意亦恐無所施也語意更加妥帖

知者樂水章

蘇紫溪曰仁者知者摠是一人天地流動之氣在物則為水在人則為知天地厚疑之氣在物則為山在人則為仁動靜二字不必過為分別智者之心見事融通無所滯礙故謂之動然其靈明之體未嘗擾也何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真為主萬感不搖故謂之靜然其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非動如以仁智分作兩項人便以辭害意矣

庸見 智之動即是樂水仁之靜即是樂山非必見山水焉而樂之也水動物智者心胸活潑得水之趣便是樂水山靜物仁者心極凝定得山之趣便是樂山不作推原說壽者元神長在不亡不以數言堯舜孔子謂至今在可見生理常存處是壽生梳油然現足樂當以孔顏之樂參首

齊一衰章

李南黎曰當時齊強魯弱天下鮮不右齊左魯夫子獨以至道之難易較之正是舍魯何適之意爰錄周公而欲為東周之意也當抑揚重在魯上說不可並提亦不必以當初尊賢尚功尊親根脚來說先王之道何道也文武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太公以之治齊者此也周公以之治魯者此也當時化行俗美何待於衰哉到孔子時齊壞于桓公之霸勢雖強于魯而先王之道化則盡掃地矣須先去其利詐之習一變僅可至魯湏再變乃可至道也魯無英王振起勢雖弱于齊然先王之道比猶有流風餘韻少存不必大為更張只脩舉廢墜一變備可至道而東周之治可復興矣

觚不觚章

附李衷一曰夫子見當時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可免今之世衆方利方為員撓

直以曲故借言觚而稜則亦不得為觚矣觚哉之嘆傷時之意深矣

仁者雖告之曰章

袁了凡曰宰我其問欲舍生以求仁非憂為仁之陷害也君子行仁道于天下當隨地致力無適不然入險阻而不辭之夷狄而不棄此仁者之心也故宰我特設此一問須玩他雖字口氣謂井固非有仁但仁者急于行仁雖或告之曰井有仁云夫井為陷地仁為至德而居陷地違之則失仁縱之則欠身稍有顧絆便不能捨仁者輕身而重仁其或從之也以當求之德而假道之必不可求之地設為不可從之勢以探仁者所必從之心亦切問也但事有實際理有當然仁者誠急於行仁必不至于自陷者逝如水之流聞所在必從告而往陷如穿之入觀理行仁必不昏昧自害可欺以其方故可逝難罔以非其道故不陷

李南黎曰仁者平日於天下事雖於人之所不敢為者時或為之若不察事勢而可欺實則深明事機而不可罔可欺不可罔謂愚而非愚即甯武子愚不可及意勿拘理之所有無說此二句須說開末方結出可逝不可陷意又却歸重在不可罔不可陷上聖賢問答須活看不可泥井有人一事上宰我之問是即一事以等凡事孔子之答是即凡事以見一事又曰君子有愛人之心而必有救人之術

君子博學於文章

問博學於文為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子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不特發見於事為者方為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歐南野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非獨詩書六藝已也物相雜故曰文若視聽言

動之類皆燦然有文者也於視聽言動物物而學之其要克己復禮而已故  
博學者博學其禮禮一也故曰約約禮者約禮於文文不可窮也故曰博其  
實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本非二事非有先後

姚承菴曰首二句一直說不對文散於天地人物原是心體之畢露君子從此  
博學之而皆約之此心求合於此禮有恰好處

徐巖泉曰道之散見者謂之文天地間峻極發育三千三百莫非吾性靈發見  
也吾之性靈本于天凡入地間直蕪見處即吾性發見處事事物物皆道君  
子博學於文以吾心感物處討出性靈來不使他放漫無統而反約於心以  
歸於天則庶其不畔道矣事事物物皆道之散見處禮是歸宿處禮者吾心  
至易至簡無過不及之天則也此處要知道無內外無博約在外者即是在  
內者至約者即是至博者吾人下手處不免有從入門踏耳博學於文亦不

是夫子先教人用心於汗漫乃謂天下無道外之物無道外之事只在目前  
隨事體驗仰觀俯察莫非道不必馳心於茫昧之歸也乃其指點至近可見  
切實地處

李南黎曰博文約禮更無兩個時候畔如畔崖之畔有畔崖則道為二無畔  
岸則與道為一夫文中有禮原在吾心而人之心與道為二者由反離其心  
於文而無以約之也博文而約之以禮合天下萬事萬物而統歸於此心一  
原之中心與道渾合更無間隔處矣

袁了凡曰陽明先生云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此非陽明之言也孟子常言  
之矣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大抵君子所以博學者其意專欲反到  
約處文即古先聖王之遺文凡天地間備物燦然可見者禮吾心之天則也  
文至廣故言博天則只一箇更無兩個故言約



子見南子章

尤西川曰靈公庶幾知政南子庶幾知學且能知夫子南子正而靈公可正風化之原機括非少衛國之庶可以有為此或夫子見南子之深意也辭謝不得已之云似為夫子回互亦是子路之見

焦漪國曰孔子見南子諾陽貨赴公山佛肸之召所謂八鳥不行八獸不乱群者也

李南黎曰南子不是要行孔子之道孔子亦非要賴南子而行道者只是孔子在當時人皆以為聖人南子慕而欲見其為人孔子方畏於匡而反于衛南子乃寵于衛若拒不見必不能容故不得已托於禮以見之此與見陽貨之意同見南子者處時之權也而亦古見小君之禮權不離正也子路粗心浮氣謂夫子此見與往公山佛肸之召意同故不悅之孔子因直陳以示之曰

以斯人而吾不得不見使予否困於此者天實厭之言天命所為君子亦順之而已觀此言而非欲依南子以行道之意可識矣

附袁了凡曰矢陳也即臯陶矢厥謨之矢否塞也即天地否之否言予之所否塞而不通者非人力也乃天心棄我而不欲道之行于天下也

中庸之為德也章

李南黎曰註中民不興行字頗未貼只當言人困於氣稟不知變化意如有傳旆濟眾章

尤西川曰何事於仁事從事也事仁猶言求仁言如何如此求仁也堯舜病諸痛痒切身也孔子學不厭教不倦亦是此意

姚承菴曰何事於仁事字指上傳濟說語意若曰為仁何事於此而此事亦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然而堯舜猶有病諸也此聖宜兼有位在立達字

虛虛說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徹上徹下語堯舜之仁亦不過此仁之方便是為仁之事正應前事字

聶雙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既是一體痛則皆痛癢則皆癢天理渾然動以天也識得仁體則知求仁之學不待于博濟推求其心而已矣

孟我疆曰仁者只在心上做不在事上取齊立人達人此取譬至近者仁心也能近取譬可以為仁矣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此仁者之心也此近此心而譬者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矣註中推度不勝煩擾

層見 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總括此便帶彼無等待無間歇便見精神血脉之貫世間隔處萬物一體氣象於此可見若事上取必必有所窮在心上則無窮蒙莊所謂火傳也火傳則何盡之有者此欲字許多生意包滾在一團裏無人無我八荒我闔之意博施濟眾此心非有所加未能博未能眾此心自

完自盡非有減堯舜病字即欲立欲達欲字俱是仁体俱是同体痛癢之意堯舜所以為仁者正在此一病字若拘博施濟眾則堯舜於仁亦有所未盡矣欲立欲達不是空欲中自有事但不重在事述而不作章

徐岩泉曰天下古今只有此理聖人亦不能加增故夫子只須述而不作不必作也若更添一分意思有意於作便非道理本體聖人千言萬語亦只說得道理的本體不曾加增一毫原自如不得夫子是實話不是謙詞

膚見 孔子時著作多家矣異端朋興多言亂道故言我只是述而不作非不作也不容作也斯道在天地間古人闢發已盡能有加毫末於此哉信而好之焉足矣家立一門戶人持一椎鑿古道悔矣聖人憂微言之絕也道只是仁使吾之道而有加於古則是二個矣使古之道明則吾之道明矣何必公

此道而必私此道哉諸作家皆以道為私者也孔子述固述也即作亦述也古莫古於吾心此心自天地未開闢時已有矣述是吾心所以述古也先天不違後天奉時只一事謂之先天亦可謂之後天亦可

李九我曰舊說所以述而不作者以其信而好古也則信而好古為述而不作緣故似多一層不如一直說下

### 默而識之章

鄒東郭曰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脈絡子思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功夫極則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正天之默處曰穆穆文王是文王默處

尤西川曰孔子自言吾學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已他非所有也出則事公卿八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日用只如此而已他非

所有也何有之云即空空無知之意本躬無物因事有事所過者化也非謙

### 詞

焦漪園曰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道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學則厭默識以為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為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即有亦未嘗有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

袁了凡曰識宜如字後說是也若以為記則陋矣且學記明斥記問之學而又此何貴記哉不言而記與言而記同是攬塵障覺之事重默識上當時類以言語觀聖人故諱此謂道貴心悟不在言宜一經闡揚便非本色縱說得十分精妙終是影邊之影唯能不涉言詮不落顧盼從聲色不到處相逢從

面目未形處相會此所謂默而識之也凡人之知識由聞見而啟者謂之依通解悟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默而識之乃自得之學以此默識者而學之不厭則其精神之盪盪者常在無聲無臭之中蓋就心思無可攀援處而用其不懈之心思所謂不着力中真着力也以此默識者而誨人不倦則其引掖之惓惓者乃在難思難議之境蓋就無可舉示處而舉示獨勤所謂沒梯航處設梯航也學不厭誨不倦夫子嘗以自居默識而學而又不厭默識而誨而又不倦則其功甚細其理甚精故曰何有於我言何能有於我也若前日承當而今日退托則夫子有兩舌矣故知非謙而又謙也

膚見 道不著識知默而識之者不以識識也不可用識何處着學乎了凡所謂不着力中真着力也已不能識何處着誨乎了凡所謂沿梯航處設梯航也心輪性鼓無日不翻運滾轉而尋地無蹤和璧明珠無日不全盤捧出示

人而覲面無覩此其學非人之所謂學教非人之所為教故曰何有於我

耿子庸曰所謂施而不宰為而不有何有於我哉

附羅近溪曰孔子默而識之之識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疾痛疴癢惻隱切身乃自能學不厭教不倦子貢當時說夫子不言小子何述却是推開了自身而欲覺之於外天何言哉夫子正為方便指以默的頭面與他今若曉得四時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之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夫子之不倦處此豈惟可以知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蓋我與仁原是一個四時百物亦原是一個豈有學不厭而教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生者哉看來韓昌黎言博愛之謂仁也未為不是近溪曰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人篇舉草木鳥獸而總名之曰山與蛇龍魚鱉而總名之曰海舉家國天下而總名之曰人此與孔子大學之旨一毫不

四書知義  
羞客問曰者來孔子仁字只是個一字所以先正有欲把易有太極易字作一字讀然則所謂識夫仁者總只是見夫一也復有質問者曰曾子謂夫子一貫之道即忠恕而已者却不知一貫與忠恕又何所分別也哉近溪曰分別即不是人與己是一個四特與百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便知得孔子仁與怨處矣

德之不脩章

夏官明曰脩德工夫是大頭腦學者學此而已徒義改不善二者乃脩德中緊要事四者其責任無可諉託其工夫無可倩代非吾之憂而誰之憂故曰是吾憂也

層見 聖人不是直認己德不脩云云而憂只泛言說若德不脩云云吾必以為憂也要之講學徒義改過只是脩德工夫

湛其泉曰脩也者治而去之之謂也德也者性也天理也心之所得乎天之理也德性完具去其害之者而日全矣何謂講學也問辨以精審之恐其有謬於德性者也何謂徙義也精義以培之所以涵養乎德性者也何謂改不善也損其不善者以益其善者使不為德性之累也

附董玄宰曰夫子見世人多憂多懼懼在外費心故特發此重為人指迷說道乃吾之憂也吾憂吾分之不暇何暇取不切身之事置之胸中而終身不樂也

子之燕居章

姚承菴曰申申天天便是居不容然欲形狀而不得故俱下个如字  
袁了凡曰程子不拘不肆之說為不能者發也若夫子之申申天天即文王雍雍肅肅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黃葵峰曰夫燕居之時其容舒泰其色和悅夫人而能者也何必夫子乃然也  
曰此當玩申與天二字字義蓋物當閑靜之後發生之始初申出而未分披  
方大好而未爛熳者也他人在燕居中不流於放肆則傷於嚴厲夫放肆而  
無檢者固不可言申申天天其嚴厲而不和者則又不能申申天天者也惟  
夫子之在燕居自其容貌之見於身則恭敬之中而有安舒展布者寓申申  
如也自其顏色之見於面則端肅之表而有怡悅潤澤者存天天如也固不  
傷於嚴厲亦無流於放肆信乎聖人中和氣象也

吾友王台鑄曰無敬之意而未始無敬之意也無而未嘗無敬化矣有和之心  
而未始有和之心也有而未嘗有和化矣

甚矣吾衰也章

李商黎曰久與甚字相應甚矣吾衰以氣言註作無是心及志慮衰俱非是志

無特衰也蓋氣之神為魂方其氣盛足以輔志故志之所在而魂交而衰氣  
衰則志在於是而魂不能衰故無夢雖然不形諸夢而猶形諸言夫子之志  
果未嘗一日忘周公也

志於道章

王陽明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循道  
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  
擴充去耳

袁了凡曰人須是立志人不立志如樹之無根萬無暢茂之理天地間至尊者  
道人孰不知慕之但為功名富貴種種嗜好所移遂流浪墮落學者須志于  
道思千古聖賢只這條路將一切間岐雜趣盡情抹殺歸併一處全體精神  
通在道上釘釘膠粘搖撼不動此是八門一步工夫志道既久忽然心上有

明白處有安穩處這便是德不持守則雖得之必失之矣其失之摠之只有兩端意識紛飛則從紛飛失却精神昏昧則從昏昧處失却謂之曰據如行者之杖踐步不離須將心上所得明白者時時明白安穩者時時安穩得體時時現前不容一毫昏雜久則心純而仁體見矣依則仁即我我即仁更無分別更不費力到得依仁則放任平懷中流自在矜持都用不着矣游于藝是學文的工夫須要玩一游字舟在水上曰游沉在水底曰溺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均一藝也不泥其下而超悟乎上便是游遺乎真上而泯沒于下便是溺君子於古先聖王之遺文及六藝之屬未嘗不研精熟玩然事事要見洞本心句句要消歸自己方其求而未得也則一疑縈心萬妄俱息亦足以收吾之放心及其既得也則一言會意心境兩忘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數之表此古人游藝之學也

層見 游藝工夫亦不淺大學固是理會心性亦不是空空理會日間必有工  
程事幹所謂朝而受業然則所受何業乎母亦是詩書六藝如禮記所謂春秋教以禮樂冬官教以詩書璇教胥子依末和聲者但六藝皆心性所在藉六藝以發明涵養心性則藝即為道為德為仁不然只是藝而已其實心性無可捕捉日間理會藝文即所以理會心性也聖門分明立文行忠信科條又曰博文約禮陽明子曰博文即所以約禮則志道據德依仁工夫豈離了游上用哉蓋以藝為道德仁之用則謂之游而不謂之溺大抵大學小學日間所習者不外詩書六藝而其主意則不在藝也聖人恐人溺於粗迹而失其主意故指出本領示人反而求所謂道德仁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大根宗處此内外合一之學顯微無間之道游字了凡者得好若舊說游藝只尚閑耍工夫

層見 將藝約上心來便是道德性命形上道理即在形下中覓取不然則志道據德依仁皆捕風捉影不可測知之工夫矣然學藝亦要超然有得方妙不然執粗而遺其精亦豈是學游字袁了凡看得好道德仁是游藝主意游藝能收放心

湛甘泉曰志道據德依仁進德之事也游藝脩業之事也

李九我曰依字從人從衣如人着衣不離體之意

尤西川曰志據依游皆志也道德仁藝皆道也道無二道心無兩心生熟難易之間而已矣

### 東脩章

袁了凡曰東檢束也脩脩治也上進也謂人潔已以進未嘗無誨也於理甚通但書傳言束脩多矣皆謂一脰脯也檀弓云束脩之間不出竟少儀云以其

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云束脩之間不行境中還依舊說為是

李南黎曰自是自已之自行是將奉之意上是進見之謂與舜上見帝上字同夫子說人只是不來學苟躬將贄禮來見吾未嘗不誨之

附按漢書延篤曰吾自東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註解束脩謂束帶脩飾

### 不憤不啟

袁了凡曰三段開說憤悱在未教之先反已在已教之後三隅偕言惟類不是曉得道之全體如曉得全體何容再復程說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耳即以舉一隅為啟發之事然下之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既沛然又安難于三隅之反相矛盾不可從反是反之心非還以相証也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玄關固閉識鎖難開若不待他自



肯自求安能當下解脫憤悱皆從心皆有誠意待他心裏求通未得正是悶悶間與之一開便有豁然之勢待他心裏欲言却又滿口吐不出當斯時而發之方有益又立教者只宜引而不發微舉其端示之使學者自反自悟彼不知反而復告之是瀆蒙也後人不知此義始也不待其憤悱而告既也又不待其能反而復且極論其底裏而無所不盡焉使學者顛以口耳承當而不復有自得之學誰之過歟

用之則行章

湛耳泉曰用之則行行係於用之者也舍之則藏藏係於舍之者也何以係於用舍之者也已無與也無與者聖人之心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徐岩泉曰用舍行藏脫然無累此惟渣滓消鎔聲臭俱無不染塵埃不着色相者能之易道也與時偕行也總着一分意思便不能無累孔子聖之時豈易

哉然其凶器戰危事將死官故洩臨事而惧是主敬不是畏縮衆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乃行師之本文要好謀必周悉萬全又湏成其謀不徒空算計萬世用武之極定於此矣妄動不濟事及踈鹵於謀議論多而成功少者皆不可與行師子路氣質剛勇此皆其所短也要之湏從學問中來

李爾黎曰二則字是順時無心之意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唯我與爾句重羨顏淵上死而無悔謂以死自擬而不以為悔也臨事作一頭俱與好謀而成一串說下行藏之道雖三軍之中亦有之蓋不在臨時之徒用其勇却在平時之善藏其勇臨事而惧好謀而成此其為勇常藏之乎不可見不可測之中視暴虎馮河何如也

李九我曰舊說謂好謀而決斷以成其謀者來不是子路所少不在決斷註亦只說成其謀無決斷之語蓋成者不敗之謂好謀而成只是善謀所謂動在

萬全者也

富而可求章

姚承菴曰如不可求如字非疑辭乃倒邊口氣語若求不得不如從吾所好也  
李南黎曰如不可求句勿作疑辭亦勿作決辭與可求也句相應從所好上著  
一吾字極有味

膚見 註中則安於義理而已矣是傍人看出不可作聖人口中語曰從吾所  
好之義理也此謂各從所志云耳不必效人所為也好字不可作色相不可  
說所好何物所宜云爾人各有性第宜此不宜彼彼既不可為何必拘辭自  
冢性第

子之所慎章

李南黎曰此節慎字洵看得好蓋人於齋時容有慎者類為禍福之私至於戰

與疾雖無不慎又皆勝負死生之際重耳惟夫子之慎其諸異子人之慎也  
其慎齊也思鬼神監臨無時不與我相對越此聖人事天之敬心也其慎戰  
也不忍以三軍之命輕用於鋒鏑之下此聖人愛人之仁心也其慎疾也不  
忍以父母所遺之休貽其憂此聖人事親之孝心也夫子平日嘗曰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其慎齋戰疾  
之心固如此

姚承菴曰三者非慎於臨時致謹於未事之前而尤嚴於臨事之際也

袁了凡曰君子於事曷嘗不謹哉然於兩軍相接幾事初分之際必獨慎之齊  
乃以明而接乎幽不特鬼神幽而難格而吾之心思亦甚難清者如之何  
不慎戰乃以我而接乎敵不特吾之民命當重而敵人之命亦不可縱逸德  
而慎傷者也如之何不慎疾乃以生而接乎死不特傷生當慮而處死亦不

可忍者也如之何不慎又齋者禍福之幾戰者存亡之幾莊者生死之幾聖人不謹其已發而謹其初分是故慎之

子在齊聞韶章

袁了凡曰自陳公子完抱樂器歸齊而齊始有韶聞之者當不止一人矣惟仲尼一聞之即三月不知肉味焉陳完所傳之韶其聲音在也其節奏在也其人則已往矣古人之道德不離於聲音節奏而實不滯於聲音節奏之粗假聲音節奏以發其微而實非聲音節奏之所能盡夫子沼其糟粕會其真醇其志慮凝聚而不散其精神專一而不搖蓋不敢以見聞覺知之心作聲音節奏之相故眾情俱寂一念澄然其三月不知肉味乃羨憤忘食之真境界也及得之而嘆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不圖二字最有味此理本非思量圖度之所能及舊時見解到此俱空有恍然超出之意以夫子天縱之聖而

猶發憤若此我輩何人乃學古不專悠悠自棄蓋愚中之愚哉

季南黎曰學之二字勿泥

徐岩泉曰天地間凡形氣相軋而成聲如風行雷轟川鳴谷應草拔木撼禽語蛩啾皆韶也韶在千古如一日斯理初未嘗亡舜得真机而作韶以官油之耳故舜不在先孔不在後作者非舜聞者非孔皆天地自然之妙也吾性之靈也舜不曾一毫增損直是寫出太和真氣故夫子一聞而悟之

姚承菴曰夫子之心原有个舜在原有个韶在故一聞而契合之神

夫子為衛君乎章

袁了凡曰削黷欲殺南子不果而出奔宋今云靈公逐之者從尊也公薨夫人命公子郢為太子郢不從而立輒今云國人立之者公之也晉趙鞅納削黷于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今云輒拒者惡輒也夷齊諫代而饑朱子信而

載之傳中本朝學士王直著夷齊十辨甚明折極言其無此事此處只重遜國而逃不重諫伐削之可也 當時衛事自絳母而論則蒯為不赦之罪人自社稷而論則輒為承宗之冢嗣蓋國人之論為衛君矣然夫子在衛實暫就其公養之禮非為其當立也雖以冉有子貢亦有是疑故冉有問而子貢諾之因入而以夷齊為問何人泛問其為何等人品然言外亦有社稷為重棄國或未是意曰賢人便見其所行為是曰古之賢人又見今之所難也只此已見不為意矣復以怨乎為問又審其存心者人品雖賢而委國而逃或心有微懊悔則社稷亦未可輕棄也此子貢意也

層見 為衛君子叫他是就是為他註中助字不要說着力夷齊遜國之節三尺童子能賢之此何待問蓋或恐夷齊過中其夷齊為過則衛輒亦未可深咎矣夷齊有父命在不尊父命而逃之可以為賢則蒯驥雖得罪於父輒雖

嫡孫靈公未有命而據國不讓可乎夷齊既認此個是仁而求必得之便自無怨讓是仁則讓停當矣爭者為不仁不停當矣

姚承菴曰仁是人心人心只有天理在天理上過得去人心便安人心安處便是天理夷齊兄弟相遜全是求合此心之天理

李南黎曰夷齊清風高節古今推讓而謂然乎為去後而悔其讓子貢不應如此無識且即使二十有怨悔亦與輒殊科子貢之意蓋以衛輒嫡孫若不嗣立則國統無所屬矣却憶起夷齊之事當時兩人於國統未嘗商議停安安得遽爾相讓逃去恐其出門之後未必不追悔此一件故不敢直拈二人之非只暗度其心以探夫子若夫子謂其必有怨則此輕國統處亦未為全是而輒之承國統亦未為全非矣此子貢發問意也又按夷齊有個中子郢故可輕國統以遂其讓輒亦有箇公子郢故不當藉國統以明父爭二事正

相類故子貢借以為問真所謂善問也

飭蔬食章

袁了凡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先提此句作主則下面皆聖人心中事矣雖字下得好見首二句乃夫子設言處窮之境非實事也用其視二字見不義二句就指貧賤時視他人富貴如此摠來只是能安窮也舊以蔬食為菜食今以為菴飯勝凡人之樂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于心故雖蔬水曲肱而樂亦在焉樂有二種有內樂有外樂吾之心休原是樂的養得好即瀟洒活潑有陶然之真怡然之適手舞足蹈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此是內樂云樂在其中者樂在內出也食前方丈驅騁田獵等是外樂世人愚昧捨內樂而專求外樂聖人知外樂並無可樂故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只一富字已與蔬水曲肱相對貴字又出一層故用其字浮

雲之喻極佳不但輕也塵世富貴倘來無常如浮雲之隨風住散而過眼即空也勢利赫奕不惟能幻人之身亦能幻人之心如浮雲之變幻出沒而湏剎萬狀也不義之物污壞人性靈如浮雲之翳大虛而蔽白日以掃蕩潔淨為快也

夏官明曰飯蔬食飲水二句只間閒說過初無有箇困極及人不堪我獨樂之語若如此說便不是樂

李南黎曰夫子之樂當於何處求之求之於為不厭誨不倦便得論語首章盡之美

假我數年章

貢受軒曰孔子五十學易不止是緯編三絕亦不但是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人生動息酬酢時時是易無極真精同一主宰動靜闔闢同一消息順天時行

便是學易學者知微之顯可以入德

孟我疆曰孔子仕止久速為聖之時皆於學易得之其贊良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可見矣

蘇紫溪曰五十學易分明是孔子五十歲以前時說話史記世家年幾七十不足憑也史記帝王世系及春秋戰國年月許多差訛安可以證聖經耳劉聘君曰卒以學易豈成文理語曰五十而知天命易曰天命人事之奧也有得於易何天非人何人非天

附袁了凡曰改加作假改五十作卒皆非易理精微非旦夕可學須加數年之功而用此五十以去學易孫氏云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者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倍數合參與而成五衍之成十參伍錯綜易之理數盡在是矣玩本文以字則孫氏之說是也易寔易也凶者吾寔之而為吉咎者吾變

之而為祥夫是之為易能明乎易之理則握趨避之權造轉移之命雖未必能分毫有合然亦不至於大有過差矣大過謂大者過也就造化說若論人事則不特無大過也

葉公問孔子章

李南黎曰葉公之問只是問孔子何如人耳原未見他非所問而問處葉公發問已有高視孔子的意了子路不對益重其疑矣故自道為人之實以曉之纔說其為人也四字便有無以異人的意三句摠是學之不厭一句

陽明子曰發與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孟氏曰憤者求通之志樂者自得之心時時憤時時樂發憤者發志也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即是說說即是學學即憤樂即說也憤樂無二時無

而心也若曰未得而憤既得而樂是而截事矣非聖人之好學也夫子一生只是好學故忘食忘憂忘年耳

層見 聖人之學與經生不同經生如有所習未得則羨憤既得則歡樂聖人所學何事只子臣弟友日間所行云耳非比藝文伎倆等有色相可愛悅也憤是憤瀆憤盈之憤中誠鬱積憤然而不能已必發洩之而後快如忠孝一念憤積磅礴一致之於君親則發憤矣而心快矣發憤處皆性体自然非有者迫之乎天梳生趣津津心安意快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所謂樂也孟子所謂樂則生矣是也如此看則即憤為樂即樂為憤不嫌於憤樂並行若經生之學憤特則不可言樂樂特則不可言憤若憤了樂樂了憤相為循環聖人之心亦起滅矣 問發憤忘食何似觀靜子曰孔子君召不俟駕忠君之憤急於自誤駕且不俟食可知矣又周公一食三吐哺亦發憤忘食之一證也

發憤處真体透露是為樂也學者悟得吾心真體則知夫子之樂矣

沈覺齋曰樂以忘憂只在發憤忘食處見知夫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樂是心之本體人心本自和暢本與天地相為流通緣有些子邪穢渣滓攪此和暢之體盖此樂人人之所固有但眾人蔽於私意失其本心耳顏子既竭吾才欲罷不能羨憤處故不改其樂 問發憤忘食聞韶忘味與食而不知其味同乎曰食不知味昏而忘者也聞韶發憤惺惺而忘者也忘猶不忘也

李南黎曰聖心一也自其有一段奮起精神曰發憤自其有一段融液的天機曰樂

夏古汭曰不知老句只是忘食忘憂中形容出來非另推開一步不知老之將至亦不是矻矻窮年之謂無可中輟矣而寧計途程有可自足矣

而寧見生死

我非生而知章

王陽明曰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唯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與唐虞佐書曰傳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蕪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

李南黎曰夫子集古今道統之傳全在此一節上見斷不可作聞見之知說好古敏求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二句

附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

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數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

子不語章

高中玄曰怪方懼人之惑也力與亂方懼人之逞也自不可語神非人之所能知故不語也曰不語而已記之謂何曰正謂聖人能不語也譬如伊川先生每遇怪異之事必多費辭說力破其無豈意不善然無證之辯立定說於不可之中翻以故人之不信故知不如不語之為妙也且又如海島上遠處必有無種之人生於其間又如世上實有杜詩病心之人自相感通故平日雖不識字亦能皆得出諸若此者皆不語可矣曰隍陽不測之謂神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何謂不語神曰此易理之精微故於係辭十二言之耳平日語言何曾干此然平生只此一二言則其不語又可知矣

姚承菴曰此神字即將亡聽於神之神昏昧竊冥人所不必求者

### 三人行章

高中玄曰此言師道既甚廣而又甚近令人心自豁然書曰德無常師主善惟師言師之廣也然猶專主善言也至於惡亦可師則師益廣矣同行即有師則師益近矣蓋道無不在則心無不在心無不在則學無不在為勸為戒觸物皆然有餘師也而亦何常師之有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是否曰三人同行安得便有一善一惡或皆善或不善或一善或一不善或皆不善而就中有一善或皆善而就中有一不善皆是也

徐岩泉曰此夫子欲人無時無處可放心常須要反觀必觀己之心方知他人

之善惡若不約束省自己之心只一行時怎見人善惡處

袁了凡曰須要擇擇須具眼孰為善孰為惡孰為善中之惡孰為惡中之善孰為似善而實惡孰為似惡而實善一一辨得分明有一毫我心未除不可謂從有一毫舊習尚在不可謂改

李南黎曰得師之道在求之此心心苟常存則師不必廣求也亦不必遠求也即三人同行之中而必有我師者矣即其擇之之心而師道指示之術不詳於此矣即其從改之心而師道輔翼之術不嚴於此矣蓋其為善去惡之心无時不存故有所見於人而擇也擇而從且改也皆非待人而後有此心也乃因人以發此心也故曰必有我師非必之人也必之我之心也此所謂能自得師者也

### 二三子以我章

夏古汭曰此就不言之教上說全人之道真猶天然時行物生昭々在日豈容一毫藏匿覲面相呈頭頭皆是孰非為人立則處聖人合下見性蚤入死為之境其種種加皆與人指迷予欲無言即此意也

徐岩泉曰夫子分明說出行字來對言語說口耳聞見之學聖人不貴也夫子此處是提醒他我與二三子不專在言語上無行而不是與也

李南黎曰重聖道無尚遠可隱意不重誨人不倦意

子以四教章

庸見 四教亦是門人之見非必夫子立此四件科條也將夫子之教看到約處只是一若逐事逐件言又不止四也

尤西川曰子以四教非一貫矣蓋括博文約禮主忠信之言而失其意者也  
聖人吾不得革

李南黎曰數節雖平却上重聖人下重有恒聖人之為神明不測只是不思不勉自然而已君子則明善誠身勉然而至以君子觀聖人是在熟之耳善人則資之清粹不待學而自合於道者以善人視聖人是在擴充之耳至於人之恒心所謂赤子之純一无偽者聖人之所以聖人亦只是渾全此心而已故於此特致意而於有尤虛盈約泰之間深嘆人之不能有其初心也

李南黎曰有恒註二解只從不二級常字去久字即書云若有恒性之恒及孟子秉彝好德之彝字但書有字乃固有之有此有字所謂人能有之也

袁了凡曰吾心本無一物而却以為有本湛然常震而却以為實本約而不多而却以為忝不任其虛無要約之本體而向外馳求包攬增飾取一事即起一事之偽增一分即添一分之假惟本体可久而虛偽增飾的如何可久故曰難乎有以夫然則有恒之難非難于有盈與忝也乃難于虛無與約耳纖

安不立也空洞能容虛也簡要不繁約也雖聖人心休不過如此

層見 有無虛盈約泰俱泛言難乎有恒句非能實方能恒之說言不可以為有恒也

耿楚侗曰真恒之体本自亡自虛自約而學者多有有盈有泰的意思在似難乎其有恒也夫人而无恒且不可作巫醫况可望為善人君子耶

附雖然亡矣而有凶者在是亡而有也虛矣而有慶者在是慶而盈也約矣而有約者在是約而泰也無亡之亡乃為至亡無虛之虛乃為至虛無約之約乃為至約○夫道毋於無而聚於虛二氏以虛無為宗何嘗不是但見虛無便不虛無益著了一見便忠信漓而驕泰生將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矣

子鈞章

層見 宿一說鳥所栖宿處巢也亦有理

蓋有不知章

徐岩泉曰凡我有作皆從良知真机流出一切作為皆從此知來死有不知而作者蓋此知是天然自有不待外求若假借聞見為知却是自外以益內知之次也學者須從本然良知上用功不可從知之次處用功

陽明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二句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了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

袁了凡曰此夫子以真知示人求知于聞見之上也人不能起知于德性而求知于見聞多聞而從多見而識靠耳目竭聰明推測擬議豈无所通曉然明不出目聰不越耳卜度成悟終屬影響不過知之次也非上也學者欲實知其理慎無重聞見而輕德性也哉此理原無聲臭不屬覩聞何待多聞

多見原非分別思量之所能及何用擇識夫子曰知之次已明說他非第一義矣

附歐陽崇一問曰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二句則是專求之聞見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因見聞而發滯於聞見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陽明子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于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工夫尚多兀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

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是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酌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酌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二句既云擇又云識則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主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

撰善而從此善是聞見中得來於真体尚隔一層學者以良知為主則聞見皆良知運用以聞見為主則良知隨聞見轉移

### 互鄉難與言章

袁了凡曰此章原無錯簡古人文字如此者多唯字上下亦無關文儒者自疑耳琳公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作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

一鄉皆難與言也○習惡者性未必惡而童子又染惡未深見之何傷門人以互鄉俗惡而童子又不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故惑

湛甘泉曰何謂與進也欲其同進於善也何謂不與退也不欲其退而為不善也聖人愛物之誠也坐視其退不與其進則已甚者之所為也非聖人之心也何以與具繁也自繁者童子進善之幾也何以不保其往也不念舊惡聖人過化之妙也此所以與進不與退也而不為已甚之行也

膚見 進而求見其志便自可與退而自外是無志了故不與之此是聖不泛言人之可與不可與者與猶許也取也聖人言我平日取此等人不取此等人若坐視其退不許其進則已甚之行矣予何已甚哉人繁已以進方是指童子本身言

仁遜平哉章

袁了凡曰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仁原是心德心存即仁存原無間隔我字亦重仁本在心所以放而失之者誰所以反而求之者又誰乃我也故自我而欲仁仁即在我前念迷即非仁後念覺即仁只在一念轉移之間其視甚近且自人一向迷溺並不知反忽一日不安于陷溺而自我求仁此真心也真心一動則物欲俱消蓋一念猛省即可以開百年之蔽錮者此是實理况仁非外物此仁無私即仁我欲無私有何私不退噫以無私為欲則其欲也不落情念由外心而復則其至也不涉程途仁果遠乎哉

焦漪園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墮門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体而空事 成覺非頓門而何

姚承菴曰欲仁仁至欲自何起仁自何來有是人即有是仁仁是人的心體只

為私欲一聞此仁便喪失了緣一覺悟欲全之本体即為之旋復故曰欲仁  
仁至欲即是此心之覺覺即是此心之仁先儒有以覺名仁者正於此處見  
得

羅近溪曰學者工夫須要如磨鏡的人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曰觀之孟  
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知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  
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  
其覺時即迷心為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為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  
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塵埃鏡光不足為喻若必欲尋個譬喻  
莫如即個米之與水猶為相近也米雖疑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体具在  
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

陳司敗章

庸見 苟有過人必知之舊說以為人知而告則可改為云非也請君之過如  
何得改使别有問昭公知禮有夫子亦是如此置對更有何說只云丘也幸  
苟有過乃人所必知之過耳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周公之  
封管蔡皆可使人知之者也倘有咎我者我為天理人情所使心緒本自明  
白何不可者人知令人見與別人之過不同美聖人所以幸者意蓋在此一  
說聖人何曾認過若認過則是揚君之過矣但曰丘也幸苟有過人自必知  
之者蓋不自以為過也子曰若此則聖人以娶同姓為知禮矣且聖人常隱  
處只宜隱至隱不過聖人何必妄自強解便非直道矣何若此說渾融而無  
所傷

李南黎曰此見孔子於本國之君對異國之臣言之則不得不稱其知禮對吾  
門弟子言之則不必辨其不知禮

袁了凡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訛誦之語也

### 子與人歌章

袁了凡曰君子與人相處最要成人之美微長寸善皆欲納之大成之域子與人歌一章與舍已從人同是一箇機局必使後歌者不獨欲彰其善之實亦不獨暢其歌之情全是聖人要學他的歌故令他再歌故做樣子朱子語欲得其詳而取其善極是而後和之正是聖人學他歌處喜得其節奏之詳而依做步驟自歌一番樂善無窮之意自在其中蓋取諸人以為善便與人為善所謂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聖人鼓舞衆人造就後學何等曲盡

李南黎曰註取與二字不必拘只是聖人取善之誠便盡了必使而後四字上下叫應當串着不宜兩平

附蘇紫溪曰古人之詩歌本之性情故其元氣元神訢合和暢無碍於性情者徒音響之粗耳子與人歌而善蓋因其音響而契其性情必欲反之者欲其反之性情以自考也非再歌之謂

### 文莫吾猶人也章

附袁了凡口註云言行直改文作言王荆石云癸酉年主北京試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非言也閣下進講亦謂文是以斯道發于言不特言語而已莫字按古書並無訓疑辭者朱子解經杜撰者甚眾謝註以無不訓莫字無與不皆莫之正訓但合無不二字訓莫則有附會之疑舊註訓文莫為文無詞理欠順按莫有訓定者詩聖人莫之是也有訓強者方言凡勞而相勉謂之伴莫出陳騷雜職故晉書蔡肇論語駁欲以莫作勉強今燕齊間謂勉強為文莫蓋因論語而沿習之故有是言也定與勉強二釋皆通勉強理長

若聖與仁章

李南黎曰聖仁俱就人品說猶曰聖人仁人耳自造此理之極曰聖自會此理之全曰仁抑為之不厭二句且未是夫子自謂至則可謂云爾方是夫子自謂言能如此

袁了凡曰只此一理化之則聖純之則仁盡之於己曰為推之於人曰誨可謂云爾者可以此相謂而名我也已矣者更無他說也不厭不倦就心裏說與心浹洽而滋味長故不厭由心樂告而惟恐一人不能故不倦

矧見不厭不倦皆天机不能自己處性体稍滯須着勉驗勉強不能久則厭倦隨之故不厭不倦正所謂仁聖也以其一團生机自運如天輪然終日<sub>翻</sub>轉無有停息若著人力推撥縱勤終有間歇時矣夫子特以二者為學仁聖事不知仁聖於何處見得毋亦造位自然不待勉強其實於事為上見之不厭

不倦皆自心帶隱微快樂處出來無些勉強即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之心○所以能不厭不倦處是仁聖公西華正識破其所以然

徐巖泉曰人心原無止息只為私欲間斷之唯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至誠之心体也不厭不倦是心体本然貫徹始終物我無間原來如此必如此方謂之仁謂之聖有息則是私何仁聖之有

姚承菴曰夫子自謂只好能如此公西華說正謂這個學不到學不到處是聖與仁然却不必填入內

黃葵峰曰添雕開謂斯未能信乃求到信處也公西華嘆不能學乃欲學到能處也此意最要緊

請禱章

高中玄曰丘之禱久矣意謂禱者悔罪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然而丘也平



四書知新日錄 卷之三 論語 三  
日敬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于天地有負於神明蓋無日不然也禱不  
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為禱乎故曰丘之禱久矣  
若謂未嘗有過素合神明則是自負其聖以抗乎神明也非夫子本意

奢則章

牛春宇曰此章不是平較個奢儉的利害全是即儉形奢極談奢之為害以維  
持世道意蓋說出一個不遜便是最緊策人心處春秋防微杜漸以此也

君子坦蕩蕩章

袁了凡曰此是君子小人之心術也人之心只是不平君子於一切處放仕平  
懷隨緣自在好醜萬端捨無取舍隨來隨應自偶自諧不立崖岸盡撤藩籬  
俯仰天地之間 更不見纖毫為障為碍擴之六合亦不見有封域畛畔其  
休無量無邊所謂蕩蕩者如此即此坦蕩蕩便是君子的工夫便是君子的

受用不必更說循理也小人終日營營無一刻之停有事則逐感愛勞無事  
則懸空妄想過逆境則如坑阱陷身而憂惶無措遇順境則如稗蒲賣博而  
得失驚心覺則如欠稅羈囚隱隱負未完之心債睡則如狂逆醉客昏昏馳  
逐擾之夢思所謂長戚戚者如此能一念自反將從前許多憂愁計較一齊  
放下便坦便蕩矣却只是不肯終身戚戚而不悟悲夫

子溫而厲章

李雨黎曰此見聖人全太極陰陽之理故其見之於外者亦如陰陽之變化不  
測而不可以一端名也見其溫也又見其厲而不可以溫名見其威也又見  
其不猛而不可以威名見其恭也又見其實而忘乎恭之迹蓋皆自人之所  
見者模擬具似而竟不能得其真此所以為聖人之容也溫厲威不猛恭安  
俱一時並見的固非以此濟彼亦非時乎溫又時乎威又時乎恭之謂也

徐岩泉曰温而厲處便是威威而不猛處便是温温與威處便是恭不加一毫  
意也便是安○聖人道全德備不出於此心而已今其一動容之間便見春  
生秋殺岳峙川流的景象吾夫子即天也其心即一元默運而聲臭俱無故  
捲舒吞吐神化不測也

恭伯軍

徐岩泉曰恭伯固遜其位又氓其名既不為名又不為利見得天理合如此便  
如此不着分毫意思全是無聲無臭之本体豈不是至德○人不但好利只  
一毫好名之心便無所不至不但損心體而已

尤四川曰詩言至於太王實始剪商蓋後人頌德歸功之詞言人心歸周始此  
其代商之基亦始此非謂太王有此志也 太王避狄去國後雖漸盛未至  
足以剪商其言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有剪商

之志者不為此言○太伯之讓亦以季歷之賢即為文王亦只以其聖賢足  
以治國安民耳非望其有天下也此皆公天下之心故曰以天下讓猶言天  
下之達道也若謂文王足以興王使帝乙立微子文王不生武王周公周能  
有天下乎此未然事安可逆料○先儒謂恭伯當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  
天下文王百年乃沒又當商季德猶未洽於天下况太伯乎  
太王之時天下者商之天下恭伯乃以人之天下為己讓亦非矣○恭伯仲  
雍採藥不返其以父之鐘情從其重者乎不然親病不侍而逃與以成讓此  
何義理

李南黎曰按周自太王以上皆居邠近戎狄之間至太王為薰育所攻乃遷之  
岐邠人舉國從之太王復脩后稷公劉之業他旁國多歸之居岐三月成城  
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於是太王乃貶狄戎之俗營室屋作

五官有司民樂之頌歌其德故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邠之陽實始剪商蓋指剪商之旁國即所謂三分有二皆自當時之人心言之非太王文王有意於剪之分之也

一云太伯不從太王商得以不剪是以天下讓之商不是讓於王季夫太王若有剪商之志而泰伯又以國讓王季商室畢竟剪矣泰伯既欲存商何為不自立乎而既讓於王季矣又安得為以天下讓之商乎

黃葵峰曰季歷生昌固有聖德太王之意亦為其後得人耳非敢擬其能取商天下而以亂臣賊子之事望後人也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固欲為其後得人亦唯有此意耳實未嘗顯露也使太伯不知其意不逃荆蛮則太王雖有傳季及昌之意終不能為舍長立次之事也惟其太王雖有此意殊未顯露泰伯知其意即托為逃去本讓諸季歷却不見其為讓焉故謂其遜無

迹民無得而稱也○泰伯讓諸季歷則讓國耳安得為以天下讓也曰太王之時周固未有天下然周之有天下實自太王肇基也夫子據今周有天下而追論之故直謂其以天下讓也三者太伯長子當繼太王又泰伯聖德足繼太王又太王原無舍長立少之命於理合繼太王據此三者則周家之有天下原該泰伯有之也而直以讓其弟焉故謂三以天下讓也當時只托逃去徑之斷髮文身之地竟不露出讓弟之意其為讓也氓其形迹故民無得而稱也

### 恭而無禮章

此節只重一禮字節文就是禮不可云無禮以節文之勞憇字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憇云云

### 啓予足章

黃癸峰曰啓予足啓予手非徒謂其四体完全而無損折毀傷欲使門人視之而已也如此則滿天下人自少而老自老而死孰有手足不完全者乎夫父母全而生之非徒與之塊然血肉之軀而已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蓋父母以形休與之便以形体之所以形体者受之矣况不虧其體正由不虧其行能之也凡人身用事不外手足言手足則一身舉之矣曾子之意言爾門人弟子開吾衾視吾足手而觀吾所以踐其形而無所虧辱体其受而無所玷缺者引詩之云正所以踐其形体其受的工夫也要不外一敬而已○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免於虧行失身以辱其親也不是免於恐懼戒謹也君子恐懼戒謹之心一息未死一息猶存者也

附李漸菴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于中斯手足無所措手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之理了然矣故放手故

足閑暇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為心哉其曰戰戰兢兢云知堯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死生也

君子所貴章

李南黎曰道具在人心容貌顏色詞氣皆根心而發者心之精神一不到便暴慢不信鄙倍浪教精神於其中一動容貌就要遠暴慢正顏色就要近信一出詞氣就要遠鄙倍緊緊在心上着力不放些子空罅此大道而為君子所貴者如此謂道只是一个而切於身者有三事也

層見 看二个斯字皆是舉見成言君子唯貴在此故未臨時要涵養既臨時要省察工夫在言外正顏色正字不着力有心於正便是不信便非正了誠信工夫在平日到此自然溢出若省察未能如此却要反而求之若云一正顏色孔安近信就要二字有心矣有心非信矣且顏色臨時安排得

沈覺齋曰先師云君子所貴貴字是工夫是學之本體下六句是發見可見處末二句是不必學處能貴之則心常在道誠敬中存故見之容顏斯無異慢以之正顏色則近信以之出詞色斯遠鄙倍若離本認末為道失其旨矣世學又離末認器數之在外者為道失之遠矣以能問於不能章

聶雙江曰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之言有如此而顏子則亦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能若不能多若寡實若虛犯而不較屢空之象由太虛而後有天之名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以具顏子之所以殆庶幾也

杜質曰心體原虛原無道理原無窮盡落在聞見知識上便是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去道遠矣

焦漪園曰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

臭疇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湛耳泉曰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為同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人無有校之者矣

李南黎曰必人於我十分不是方謂之犯若人有九分九厘九毫不是已亦有毫不是便已與彼俱犯矣不校者謂忘計較於胸中若但無計較於外如渾厚者之包容以示厚便非真聖學從事謂從此中經過猶云能事非用工夫之謂也

層見 虛無心之本體若無若虛顏子殆得其心體也能而自知其能多而自知其多胸中有那個在便非虛無本體不有其有則有者無矣不實其實則實者虛矣心中還他虛明空洞境界絕無那個在庶幾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之意○有若無二句只承上說不作推原說○能而問於不能忘能了

有而若無也庶幾乎無之本體也多而問於寡忘多了實而若虛也庶幾乎  
虛之本體也○人俱个自家識知立个自家門戶便覺他人與已齟齬違犯  
不能合併通融層層與他爭分計較顏子忘道術忘爾我故能犯而不校不  
必已是而人非校者以其與已迥異矛盾不能相入之意犯而不校不要說  
到粗說吾友從事於斯不徒追慕言外有企勉意吾友曾子亦不指出顏子  
名字但後人猜必顏子乃可當此耳只宜還他吾友

焦漪園曰君都而臣拂彼吁而此俞震廷之和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為最少此蓋於師友散亡  
而追嘆當時相與之盛耳

附湛甘泉曰吾友同在孔門合志之友也不專指顏子蓋孔門之學求仁而已  
矣求仁之要在虛心無我而已矣三千之徒同志乎此而不能皆顏閔者力

之不敏耳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高中玄曰必是誠與才合纔能如此有誠無才必且執滯而不通何以濟事有  
才無誠且必遷就而無定更以僨事君子才德出眾之稱故必才德出眾者  
而後能如此也

姚承菴曰大節是生人大關節與註中節字異

李南黎曰此非尋尺遵會之功一時激烈之氣所可比也信乎其為君子矣先  
着一與字後着一也字乃重言之見樂與之深○上三句一氣串下歸重臨  
大節而不可奪一句

士不可以不章

王陽明曰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灼理明

則私欲自不能蔽累之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内不加毫末曾子弘毅之說為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也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而不知窮理之本惟擴而大之以為弘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特意氣之私而去仁道尚遠也其實公私義利之辨

高中玄曰道遠是足任重之意絕而後已是足仁以為已任之意註云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破碎支離而失其完理矣何以故曰弘而不毅可以任重乎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耶蓋曰士必弘毅乃可任重而道遠非謂弘任重而毅致遠也

李南黎曰毅即弘之有終道遠即任重之煞尾原非兩事

徐巖泉曰弘是豪宕大物襟人規模毅是強立大力量大氣節此二者惟無私

方能之有私便狹小使易傾跌克己盡之矣弘毅是德器涵涵養中來○仁是心之全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千聖統緒為万世綱常皆在於此君子以一身擔當負荷使不廢墜方謂之任有一處不到有一事不舉皆不足謂之任藐然之身任之則是要天地由我而撐持生民由我而得所千聖由我而繼往万世由我而開來此非小可比之一善自足者渺乎不勝其卑矣其重孰加焉○人一生履歷險夷最多難保無間斷今以仁之為任直至死而後已則是在世一日斯一日此重任不問為窮為達為君為相為師徹底把仁擔當再無有歇息不亦遠乎○君子任重處一事不肯於過道遠處一息不肯放過○曾子之學至誠誠則無私至誠無息方能加所

層見 此章是体仁之學仁者生理也生生之機無所不到是大的意思生生之機無時停息是久的意思心体本自弘毅就是仁不可以不弘毅求完其

仁體也

興於詩章

膚見 朱子云此只是游藝一脚意思愚謂詩禮樂皆藝也必能興能立能成乃為不溺於藝不然口耳散於聲音手足拘於盤辟與自己心性上何干故能興則志道之决也能立則摠德之堅也能成則依仁之熟也予故云游藝工夫不淺正謂此耳古者小學大學日間所習只而其主意要人自得於心性之間道德仁義之際均此學而有成材與不成材者則係乎能自得與否耳彼不能自得者則為有司之事樂工之能而已夫子此言正是要人自得不可徒為滯冢濫耳而已也此不可以窮經言詩即是彼於樂者樂工所歌是也樂即八音十二律兼有舞在禮即冠婚喪祭所習行者故皆以為藝也不是詩經禮經樂經也○詩之美刺可以興起人好善惡惡之心然因此亦

要常自激發間時天机常自勃動不待觀詩乃耳方為有得於詩至興時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誠意之學也○人能終日不離禮真个心中有个把持非僻不能干易以卓立然亦自家要有此意思不然徒為木偶桎梏而已中和之樂所之真能令人慾平躁釋然成地位亦難豈一聽習便能蓋亦心中原有个本體之樂在得此漸漸陶融透其精意血脉奪樂之神別出於聲音舞蹈之外而亦不外乎聲音舞蹈之中若可知若不可知不覺其頓然而俱化故必有待於自得之士不然則樂工个个皆能成矣

詩禮樂形而下者到興立成則有得於道德性命之微形而上美形上固由形下得之然徒執其形藝而不能有悟於上亦未為有得也註中初中終三字勿泥

高中玄曰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何如曰此教人為學之法也詩可以興學



者當興於詩禮可以立守者當立於禮樂可以成德學者當成於樂

附徐岩泉曰感發興起處是詩執守處是禮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是樂只是  
一統事陽明先生云然○愚亦崇疑舊說感發必由於詩則未誦詩者無一  
感發乎執持必由於禮則未學禮者果一無所立乎純熟必由於樂未聞樂  
者果一未之熟乎聖人是就近似處大槩說不必太拘

### 民可使由之章

層見 使由不使知王民之所以皞々也利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民日遷善  
而不知為之者無所歸恩無所歸怨也不知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不知也若使民知焉則  
歡娛之政矣非顯比三驅矢前禽之公矣○教養之法皆所以使民由之如  
天地覆載然民日囿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有心於使民知之恩然明白非王

### 道也

舊說田田其所當然知其所以然則伊尹所謂使先覺覺後覺者何為不  
使知其所以然耶

一說王者立綱陳紀制定法使民前有所慕後有所畏遷善去惡日由於  
其中而不自知蓋有所以潛鼓舞之而不容自已陰消奪之而不泯不然者  
所謂神道設教者也小民愚冥力驅勢率未必盡從聖人自有轉移妙机括  
相其事宜順其欲愚然入之所易而不覺矣二句一串說下非老氏愚民  
之說

### 好勇妖貧章

李南黎曰君子於天下之勇者馴擾而安養之以無使失所於不仁者優容而  
教導之以不絕其自新凡以杜亂也○觀靜子曰二等樣人在上者皆當善

處之以無致亂

如有周公章

湛甘泉曰有周公才美而驕吝何以不足觀也失其所以為才美也周公之才美皆本於德者也德則無驕吝非德也周公之才美未有驕且吝者矣而云驕吝不足觀者設言之耳矣

徐岩泉曰才美至周公極矣 有一毫驕吝之心便不足觀驕心是傲視天下吝心是只要獨專其美有此一念便只任己私趨此才美做去不顧人國家用行政一味恣己之聰明且恣前去耗喪元氣皆不暇恤其為才美所害關係不細矣故君子之才不可無小人之才不可有小人之才若從小人的心發出也○周公才美只以無事處事若有一點驕吝之心便尋事做要獨勝於人獨出於己害多少事此理自可會

李爾黎曰此乃就周公身上論相度以為相天下者之法如有二字非謂今人有之也因周公不可以驕吝言故設言之謂如使徒有是才美而不能無驕吝云耳相天下者最不可有見己見人的心有一毫見己心便是驕有一毫見人心便是吝人皆以有才之故而生驕吝心不知驕吝適所以害才也周公制禮作樂培植八百年運祚自人之觀周公莫不謂其有是才之美矣然以周公自現此不過其餘也公之所以為公者固在於有是才而不自用也彼其歛所有以屈致天下之士而公所有以共為天下之事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故其才亦為天下之才觀周公之大者觀之此而已如使徒有是才而不能無驕吝心吾恐本休內被人已間隔遮障即投之而不足以成受之而不足以居既喪周公之大而僅存周公之餘無足觀在器宇上看其卑陋

三年學章

湛甘泉曰穀者祿也至者及也學三年不及於穀不求爵祿也爵祿不入其心也心不累於爵祿其志篤矣

李南齋曰至只從原字非必逐馳騁之場方為至穀纔一以相因之常略萌於中便是離了學而至穀的境界矣三年只是言其久不必泥於目不易得乃言純心之學之難言非得之真養之粹者不能不必發此無其人意層見學到久便有可應用了心易動癢又閱歷多世上許多濃炎來試我能不至穀所以為難是真為己之學

篤信好學章

姚承菴曰此章遽視之文義若近於散漫而意思特為緊嚴通章重省二句又重好學善道四字而好學善道其意却又相承夫子語意若曰世上朴質的人頭篤信而一向不知學則見理不明篤信到底的人或能守死須教善道

方可凡人歷履無常邦之危亂天下之有道無道貧賤富貴之交勳閔吾身之死生利害此皆有个道在而不可不學者入危邦而陷於危居亂邦而與其亂天下有道而不見無道而不隱邦有道而貧且賤邦無道而富且貴斯道之謂何此等處皆須好學始得危邦不入不以身履其危亂邦不居不以身死其亂天下有道則見不敢獨善其身無道則隱不敢自藝其道邦有道而貧且賤恥無所建明於時邦無道而富且貴恥徒糜利祿於世是皆好學者事而可以善其道者故夫子一一指示之

舊說首二句是學守之事危邦不入以下說唯有學有守者能之愚竊以為不然者學學之終身守守之終身原無窮盡特那裡見得學守已足了然後去如此做且危與亂分明承上守死句未見得入危邦居亂邦如此守死亦無謂須教善道始得下文有道無道又承此危亂來若說危亂之間有道無

道之際皆吾身利害所關皆有個道在不可不學者於此危亂有道無道之時必計个分曉不身入不妥居不徒以隱為高不徒以仕為通不終湮沒而無聞不終苟且以貽議此皆篤信者之所當有事而不可不以道為歸者夫子教人只是一个學而其所為學者只是教人善其道○篤信守死極難須教要貼貼與道相安乃為善道

黃葵峰曰守死有守之以死也非謂便死也猶云至死不變也即死而後已之意所以甚言其守之固也

不在其位章  
庸見 此言似有為而發當時大夫謀諸侯之政矣陪臣謀大夫之政矣

師摯之始章

湛耳泉曰始者初也師摯作樂之初也何謂閔睢之亂也以與師摯之始互文

而言其始終全矣也亂者卒也閔睢之作自初而至卒首尾之洋洋和盛而充滿乎耳也蓋一唱三嘆而有餘音者矣

李爾黎曰此當與在齊聞韶參看凡樂篇章既成則撮其大要以為亂以於卒章武王作大武之樂而推原王業之根本於文王故以閔睢為亂正所謂其大要以收之也先王廣樂以為教則其所作之樂目諸侯以至大夫士庶人皆得用之人方成童便舞象自少至老皆得用之故魯用大武之樂於朝廷燕喜及燕居侑食之間而時當哀公自衛迎孔子歸孔子方正樂以授太師摯又告以翕純嘏繹之妙摯用能其官而其時所奏用樂特為真正故孔子樂覩其盛與用之於祭不欲覩者自是不同耳后三桓僭妄亦用其樂於祭又以祭桓公之故擅役公家樂人故摯等恥之散道列國而孔子於其時乃追思之也相樂章之初數成俱是武詩孔子有未滿其意者及至武終奏文

其不淫不傷雅容和平之中文王脩身齊家文德形容之妙真有不讓韶樂  
天覆地載之盛而孔子平日在茲之怵恍然有如鼎逢故有洋洋盈耳之歎  
今則人去樂湮洋洋之音不可復聞矣夫子之歎其思深哉

狂而不直章

李南黎曰狂謂放蕩不羈首謂任自然愿謂淳厚信謂真實狂侗慳皆氣有之  
偏然狂者必直侗者必愿慳慳者必信乃其本然之性不落氣質者今狂而  
雕之以為巧侗而刻之以為薄慳慳而飾之以為偽則皆為習所移而本然  
之性牴滅盡矣吾見巧與狂相濟薄與侗相濟偽與慳相濟乃濟惡不才而  
竟為天地間棄人也吾安知其所終哉

層見 狂者多踈宕坦率無掩飾合下帶个直來狂本來面目如此如此者吾  
之所知也今却不如如此吾不知其狂也認不得他矣恂慳慳做此大槩含含

說而不可入道意在言外蓋此等或是因習喪了本來面目或本非狂侗慳  
慳故意假托來的○入道貴知侗回是病處但聰明過多亦非載道之具侗  
亦何害但不愿却藏諂於愚了便非侗矣入道貴能慳固是病但逐向技  
能上去根原不無刮鬻慳慳何害但不信却隱詐於拙了便非慳慳矣此等  
人真心喪盡了詭譎邪曲之極者故曰吾不知之矣

學如不及章

姚承菴曰此二句皆以心言一串說學以致乎其道其趨之也若赴若泊既加  
有所不及矣而孜孜汲汲猶恐終無以究其歸蓋如不及者必欲求其得猶  
恐失之者恐其終不及也此說是狀學者之心如此非既得而恐其失也如  
字猶恐字大宜體會

巍巍乎章

層見 樂天下者以天下為恣睢也不待言矣如許由務光輩務要逃之不知天下亦何惡於吾而必逃之母亦是把天下看得大了有怕累之意至一等憂勤惕勵人豈不是好亦把天下看得大了有擔子難當意此二等人胸中皆有个天下在天下與我還有一千種未能脫然無物也舜禹便把天下看得等閑無之可有之亦可若不知其為天下然者辭之若棄徒受之若固有其兢兢憂勤也隨其所居盡吾固然聖人之心有所不能自己也非以天下大物必如此乃可無負天下也是為在世出世迥出物表九曲川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也○人心原無一物一塵不染舜禹之兢兢得其心體也不但戀他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是為天下亦是與蓋皆為天下動了其為天下膠粘均也舜禹之心可謂清震空洞無一物矣

附焦漪園曰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敝敝焉取而為之愈為愈敝舜禹

知之立千物先而不以物易已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為非我之為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

牛春宇曰巍巍乎三字貫下做一句讀不與只是聖心常定漠然無所動于中意憂勤意深落一層

李滄溟曰風雨雷霆與太虛原不相涉雷貴榮顯與心體原不相干舜禹只是此心體天下雖大於心體上無加有之亦與無之一般是之謂不與也

大哉堯之為君章

黃葵峰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玩為君二字則此章所謂德者以施諸治者言也非僅止一身之德也大哉二字乃一章摠月下文巍巍則天蕩蕩難名與成功之巍然文章之煥然皆是叙其大也舊說堯之德不可見所可見者功業

文章而已不思蕩蕩無能名是說其廣大不可名言也非謂其幽深不可見也○蕩蕩無能名其蕩蕩處正是民所不能名言也覆燾生成之德莫大於天莫能名其所以大

李南黎曰則天只空說只是謂君道與天同其大蕩蕩至末則以君道之所及處見其則天也○巍巍乎只訓高言在高處惟天為大而堯成位乎下亦蕩蕩大莫能名與之同耳

膚見 民囿於堯之中亦被其德而莫能名成功之巍巍文章之煥乃其堯德之被而莫能名處也

附高中玄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而其所以則天者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德之盛也如此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而其所以成功者煥乎其有文章其業之盛也如此皆極贊之辭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曰朱子云堯之德不

可名所可見者此耳尹氏云所可名者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何如曰安得如此說帝曲曰放勳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万邦黎民於變時雍功業如此其盛也何以曰所可見者此耳巍然煥然而已乎譬之天然其德不可名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功也可亦曰所可見者此耳行焉生焉而已乎曰堯之德何如曰書云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其德也曰若是則何謂無能名曰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此此者皆禹臯陶之言也曰民無能名者謂凡民耳帝力何有於我是也

舜有臣五人章

黃葵峰曰治亂字義相及者也今謂亂為治何也曰亂其治之謂亂其亂謂之治何以謂之治其亂也曰當亂之時謂之更易變置一番是亂其亂也是

乃所以反之於治也故謂亂為治也

膚見 自唐虞至周乃二次盛而猶限於數見才難意末節以培植人才言是作長趨牽合意非此章正意

李南祭曰一說於斯為盛自唐虞交際之盛直到今方盛亦且宣父嘆惜人才寔有揚揄昭代之意

高中玄曰文王為西伯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天下之人歸心焉乃猶不取非雅不取也而固以服事殿止於敵者自如也非至德而能若是乎曰孟子云取之而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何如曰人心歸向如此豈謂取之而不悅乃文王只是自守臣節不論事勢何如畢竟只是不取此所以為至德也文王為至德武之所以未盡善也孟子為伐燕之事乃設論若此蓋借言也若明說取之悅而文王不取則燕不必伐矣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解云率商之叛國以

事紂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然否曰此文王為西伯專征伐天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為征伐之是謂率畔國以事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云耳非真畫地而分也紂為天子荆梁雍豫徐揚固紂之土字版章也豈遂皆不屬紂乎人王聖德青兗冀之人固亦有人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王者乎要之天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后人遂分六州以實之則非矣且當時天下九州固如此分向使為十州也又何如分乎儒家拘泥強說如此

牛春宇曰三分節承上文有周撥亂之人才固足繼唐虞交際之盛有周恭順之君德亦無忝堯舜揖遜之美耳正上下相足之意非泛無謂也

禹吾無間然矣章



徐岩泉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亦非聖人作意為之只是不求美纔有我方求美聖人忘已而不忘天下

牛春宇曰克勤克儉禹之明德人咸知之禹若止是一個儉德便有遺漏不周全處便有可議今禹雖是儉却只儉于自己口體而于神人所當豐處未嘗不極其豐便是全美適宜絕無可指間處矣觀菲飲食三句各以而字串下語意使自有輕重可見

姚承菴曰禹躬自儉約而盡其所為事神者盡其所為治民者此於人心道心處分之惟精而守之惟一允執厥中纖微毫髮皆莫可得而訾議之故曰吾無間然

附李南黎曰此節即在有天下不與中抽出禹來說當與孟子論舜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及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無足以解憂二條參看蓋二聖有

天下不與之心全是為親舜為親之心已見於書而孟子亦有五十而慕之言惟獨禹之心未知之者故於此再發之意以古今之為禹憾者豈不以禹與而懸歎哉即禹亦以此為憾矣自吾觀之禹之自憾乃其所以無憾也蓋其視天性重而天下輕於飲食衣服宮室之間皆痛自貶損而惟一其心於親一則備物致享以追不及之養一則盡飾致敬以對如在之靈一則盡力荒度以竟弗成之績故至今考令典而親有餘榮思遺功而親有餘耀吾固知崇伯氏已無憾於冥漠中矣即禹不墮之心憾不自釋吾亦安能為禹憾哉聞者有間隙可憾也所謂無間然者乃是以有間然之中而為之解釋之詞若以豐儉立說意既小可而禹之居往亦何嘗有人憾之者哉

子罕言利章

湛其泉曰何謂利也事勢之順便者也何謂命也天道之賦予者也何謂仁也

人心之全德也夫子何以罕言利也非欲不利也利心私也私害公也何以罕言命也非不知命也天道遠也道在迹也何以罕言仁也非不欲求仁也其功可勉也而其體難言也

附尤西川曰利功效也命與仁道體也聖人之教先難後獲言為仁言知命就日用尤在實處指示踞頭使學者自得之耳科想計功皆妄心也故罕言李南黎曰一說義理之命夫子固嘗言之矣若以氣數窮通順逆之利兼與命而言之以塞中人倖覲之心則罕也不得已而後言也無私之仁夫十固嘗言之矣若以功效得失遲速之利兼與仁言之以起中人懈怠之心則罕也不得已而後言也此說於與字較有下落

層見 夫子誠罕言利矣至於仁與命非不言也言之以不言也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與之於命與仁也學者不悟求言於言故見其罕耳

### 達巷黨人曰章

湛甘泉曰何以博學而無成名也聖人道德全備而不器也不可以一舉名之也黨人稱之而贊其大智足以知聖人而非恒人矣夫子聞之何以自謂執御射乎也退若不敢當其大而無名而以一藝自名也謙也何以謂吾執御也御成名之卑者也此聖德之盛也

高玄中曰無所成名者謂人莫得而名也不是惜他若以為惜則所謂民無能名者亦惜之歟蓋既曰大哉孔子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皆所以贊其大也此亦知聖人者之言而朱子以為達巷黨人何足以知聖人故特加一惜字以為不知聖人者之詞而又見下文執御之說故以為惜其不成一藝之名則非矣口執御之說謂何曰孔子於此欲自任則人之譽已何以便任欲不自任則本是如此又何以辭故直以謙承之曰吾執御矣若不喻其意

者然其實亦自任之意也曰何以見得曰聖人言須明書不盡不止恐人之不得其理也太宰曰孔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既言所以多能之故而又言聖人不在於多能是所以明其理也若果達巷黨人是惜其無所成名則又必將曰君子可以一藝名乎哉君子不器固不可以一藝名也云爾矣豈肯徒曰執御而遂無以明其理乎

膚見 湛耳泉高中玄說是但恐黨人認博學只是釣弋技藝之末不是脩道全美之博故夫子拿出執字抵他博學又不明言所執何物而以御之卑者自居使黨人自悟夫子既辭其博而僅僅處卑必非寔話其不可無所執而徒博也明矣其徒博之不可為大亦明矣姚承菴有說○若從朱子舊說則黨人之意在執也夫子特示以不必執之意李南黎曰黨人謂我博學無所

成名則我必有所執而後可吾何執隱然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意執御執射不是審度之詞正是諷悟黨人言如欲我專執除非是射御之藝方可而二者之中亦惟御為易執自御而上即射猶或難之况其大乎止意寓在言表蓋微示以道原無執着之迹而執着技藝非所貴也當與太宰多能節參者切不可謂夫子真欲執御而自處其卑之謙也

姚承菴曰孔子一以貫之原不是博學黨人以博學無所成名稱孔子之大非矣故孔子特承以執之一字此執字即允執厥中之執執簡以御煩原只是一以貫之執射執御云者不敢當大哉之稱特示以有所執云爾一說失子何為要有所執又何為要執御而以卑者自居分明微示以不貴大不貴名之意

麻冕禮也章

此章是聖人慎禮之防周末文勝競趨靡麗麻冕一事駸乎有反朴之意聖人  
從眾者崇禮之儉也臣拜乎上尊卑之分紊矣違眾從下者維禮之分也俱  
是大閑係處

李南黎曰緇布冠自諸侯以至庶人始冠通用之首提此一件隱然有上下皆  
尚儉之意亂生於僭僭生於侈從儉之意即從下之意故曰奢則不遜二項  
當平看一從一違皆有深意非以小形人之謂

### 子絕四章

徐岩泉曰意必固我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則完全此心體曾不知有四者  
至虛至公至靜至定約言之只一虛而已○聖人之心原是不動不陷無聲  
無臭之本体

王龍溪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異照未嘗有所  
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為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必固我盡從意成毋意  
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母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為震  
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体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象有形皆在吾  
無体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固自若也其覺為仁其裁制為義其節文為  
禮其是非為知即視聽言動即事親從兄即喜怒哀樂之發隨感而應未始  
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于本心自然之用或以母意為滅意非也滅者有  
意而後滅母意原未嘗動何有于滅或以母意為惡意亦非也善與惡對心  
本無惡有何善意有善可為是謂義襲非慊于心誠偽之所由分也或以母  
意為立說過高非學所能及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原無  
二致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杜質曰有心之謂意必者期必其一定如此也固者固執而不化也我者自家

作主張也夫子無可無不可便是無意必固我矣此意必固我乃道理上有執者所謂夷之清惠之和是也豈常人可語哉

焦漪園曰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攝情歸性必先絕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傳此聖人洗心退藏于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知也意與知奚辨乎曰於意而離意意即知矣以知而為知知亦意矣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

黃葵峰曰門人記事只謂夫子絕無此四者而已無終始循環之意也夫四者有一已非所以語聖人矣若四者終始循環不窮又豈所以語聖人哉大抵四者總是一箇有心聖人絕此四者此是心普萬物而無心耳凡人心應事徃徃有事端未發而先有心於思慮者此便是私也此意字且說得微只是念頭發動欲何如欲何如耳聖人則絕無此矣亦有先時雖無思慮之萌及

事機將至輒以有心而期決之此亦屬私也此必字比意字為直遂矣蓋念慮輒已用事果確必欲如此矣聖人則絕無此也亦有初間雖不曾有心事至而應之其事將過矣却以有心留滯之此亦屬私也如喜所當喜怒哀所當怒雖不可謂不正也然乃膠執在心其喜未已其怒未止凝而不化焉聖人則絕無此矣又有初間雖不曾有心事而應之其事已徃矣却以有心而私於已此總屬私也我與固不同固只是執而未忘留而未釋耳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縱使有所念彼之惡非關已身也到底忘而釋之我則挾為己德懷為己仇其喜也末以為我之恩也其怒也末以為身之懟也聖人則絕無此也以此四者相湊合看則如集註所謂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成於我是也以此四者相牽引看則如集註所謂相為終始循環不窮是也然記者只謂夫子絕無此四者耳初無湊合循環是也

李用黎曰意必固我四字不當以常人之意必固我較之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便是意必固我矣又當從仕止久速用舍行藏大頭腦上說而以無可無不可五字融看無意者率性而出之非有意而為可有意而為不可也母必者事來而應之非先必於可先必於不可也母固者隨時變通有時而可又有時而不可非固於可有時而不可又有時而可非固於不可也母我者與物相忘其可以理之當可非以我可之其不可以理之不可非以我不可之也子不語子罕言子所雅言子以四教子之所慎皆記者之詞記者各隨其所見善之未有如記子絕四者之真見其心也

附湛耳泉曰門人記夫子固我乎學者也何謂母也禁絕之辭也禁絕之乎門人之學者教之以母意必固我也按此本楊慈湖說  
子畏於匡章

李南黎曰畏威同以兵威之也猶云見迫於匡耳時弟子懼故夫子援天自信直是教弟子養心不動氣方法非取必天之我佑也文以道統之流行可見者言即經常倫理之間是也觀靜子曰文對禮看即禮之燦然者非第文章之文若禮樂制度在治道上說亦狹了又南黎說是

太宰問於子貢章

李南黎曰太宰所謂聖者只自技藝上論蓋以勉學而能者其能有數夫子是生來靈異合下自然能者故如此多能也子貢謂夫子之生實是天縱之而將使之為聖者但其聖處却是包含統貫無限道德而多能乃其包涵統貫中之所兼者耳縱言二氣五行不為之分量限至也太宰子貢見有淺深但非深知聖者

蘇紫溪曰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而已一則冲然淡然而何有於能一則至易至

簡而何有於多能。有得於聖人之一則聰明耳目可以不用智名勇功。可以不試此顏之愚參之魯。所以為知聖人也。太宰以多能為聖。不必言矣。子貢謂天縱又多能。亦未能脫然於多能之外。猶多學而識之習也。故夫子以君子不多曉之語曰。君子不器。又曰。君子不可小知。蓋君子之所能者。即夫婦之可與能。而君子之不能者。即聖人之有所不能也。君子不貴多能。况聖人哉。記者引牢之言。特提出一藝字。正為有味道形而上。藝形而下一上一下之間。聖人之所重輕可識矣。

牛春宇曰。君子不多。即所謂一以貫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也。非不以多能為尚之說。

姚承菴曰。多能鄙事。一直下註較多一轉。

層見。夫子明白說。君子不多。則知子貢以多能為聖所兼見。亦未融多對一。

看夫子以藝是沒要緊的物。吾閑時聊及之耳。若正經工夫。只在心地至一處。打理豈在于此。不必以試當如何來比。並夫子只要明聖宗。易簡不是說崇尚遠大。如經天緯地等語。

附焦漪園曰。孔子自顏子而下。意屬子貢。子貢不能領也。不知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見。如殖貨者。然即其不無干慮。一中中以億也。又射覆者之方矣。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與予一以貫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為病者。由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及。如是則多即一一。即多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于一萬事畢。

吾有知乎哉。章

王陽明曰。夫子之知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

以應之但叩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一毫他只不能自信耳若夫子與鄙夫言時尚留滯些子知識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可見鄙夫之良知即夫子之良知非有二也

李南黎曰此當與無隱章參看門弟子以夫子為無所不知而疑其隱而不竭故夫子即其叩鄙夫之問者以曉之蓋以吾德性中有本然之知稍着意識稍深見聞便非其本然曰無知者謂此心湛然漠然獨抱虛靈虛無意識見聞之知也故即有鄙夫問於我其方問之時吾心固空空如也惟即彼之時是非兩端之真以發動之而吾心亦竭盡而無餘矣其空也不增一分知而即以吾本心故人心所自有之知其竭也不留一分知而盡以吾本心還人心所自有之知爾二三子不自求之此心之知而反以我為無所不知夫我

且空而竭之於鄙夫也而願隱於爾二三子乎兩端與中庸兩端一般者即孟子所謂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心惟此為德性之真知自舜至於深目聵人自孔子至於鄙夫更無分別孔子只從此真知本体發出來不必加添亦加添鄙夫之知不得竭者復歸於空空也按陽明竭字屬鄙夫南黎竭字屬夫子

焦漪園曰孔子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異矣要之知即無知語非米炭蓋知体虛玄氏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知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聽也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覩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

層見人心中原無一物原是虛体虛中含靈理義不之有如人問一件事此事



我雖未曾經考究過自有道理可以理會而端俱在我即叩而竭之豈必平日素知故人心靈最要打聽得好不必徒於聞見識知上用工聖人還鄙夫問了依舊空空心体不曾加一毫

牛春字曰鄙夫一段總在形容得個空虛順應的景象雖有荅問而總歸于無知也

鳳鳥不至章

高中玄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鳥不至圖不出亦不思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可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

知其必不思也

李南黎曰上有伏羲舜文之君則夫子可以為禹臯陶為周召為風后力牧得預於見知之列而斯文之統可以有徵而信今也上無主張斯文之君吾其已矣夫恐帝王之統寄自我而絕也此當與孟子然而無有乎爾二句語意參看舜文伏羲為主張斯文之君故以文章瑞物起興也註夫子之文章句最好

子見齊衰者章

高中玄曰見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見齊衰者與瞽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當作坐何如曰雖夜必與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藝必以貌其義一也

顏淵謂然嘆曰章

徐岩泉曰顏子想見先景看得夫子規模忒大了夫子却指點他實地做工夫請斯道不在高堅前後處求之凡燦然散見於兩間者即是吾心之精英仰觀俯察何處不是理就是此理約到心上來以歸於大中之則至精至微無過不及則高堅前后便在我更須何處求來○天地間飛潛動植糟粕煨燼孰非造化真机這真机原只在心裏汝把真机反到心裏來則隨身應接皆道矣○欲罷不能是顏子在心上用功有下手處了已得要領真見得道体不息自罷不得漸與浹洽有時習之机○卓爾是夫子之道顏子皆已行得高堅前后在我矣但不免尚有安排處不若夫子圓活周流從心不踰不着心思不煩刀氣神無方而易無體一切出於自然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之正是從心不踰之從顏子大而末化在此卓爾是大焉末由是末化處

顏子謂竭才果然才竭矣過此幾非在我

徐匡嶽曰世非高明之士不知向學然而高明者大率深求性命徃徃談玄說妙究心於渺茫不可測知之地畢竟無有下手能入處所以到底百無一成聰慧無過顏子試看顏子當初是何識見到後來如何幾希趕到聖人地步高極之九天之上深極之九地之下瞻前忽后又盡夫神奇恠幻之態任是玄妙不可測知之地豈不一切究心來然竟無可湊泊豈不易生厭倦豈復有能立之理及夫子之引誘顏子也循循然終日與言無所不至大槩則非禮勿視聽言動足以該之夫我之視聽言動燦然日用者文也至博也而所以主之者渾然一理禮也則至約也自有此誘而性命之微昭然人倫日用之間隨約隨博無有兩層又我自博我自約更不待外假有可依捫玄於此玄妙於此妙循此學之有不容歇手者故顏子欲罷不能竭才盡事所以

造到卓爾有立處

膚見 離却日用求道何模捉但見高堅前後故高堅前後顏子未悟時幻見也非失境也直至所博者只是我的文所約者只是我的禮方知道只在日用至近處日用至近頭頭是道鳶飛魚躍皆呈露于前有可依捩原無高堅相原無前後相滿目皆道可近可親如有所卓立爾矣雖然以我見道非我即道也能有所見未能忘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為道在彼故以我從之若我即為道何從之有從無所從也欲從之見猶是顏子未化處

李南黎曰顏子學問不落聞見多學的窠曰其初便從本體上求而不知本體即物理此便是見鮮未合一處夫子恐其墮於意見之濶茫故指點他在實地上做工夫即所云非礼勿視聽言動是也循循二字只是勉勉不倦之意非以教有序為循循也博文約礼原無先后之序所立卓爾尚是見禮於泛

應酬酢處過此則脫去泛應酬酢之見而此禮即心此心即禮矣欲從之謂欲即其所見而以此心就之末達一間正在此

湯海若曰欲罷不能學已見性所謂欲須更離之而不可得然從之末由有由則涉正物之趣

膚見 循循然循猶沿也沿其所當用的途程而教之也所謂善誘也

湛耳泉曰何謂如有所立卓爾也見道體之真而不高堅前後也

焦漪園曰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為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休諸我也而我之未竭故前識生焉曰欲罷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立卓爾三句猶有象可從未竭也竭未竭止不止矣故曰惜乎未見其止也

湛耳泉曰化之之難也道在我者我自從而自由之也又孰從而孰由焉未一

乎道者若有二焉若自此從彼而由彼然也

層見 從之是欲與之合一然道何物我何物本自合一求合一非合一矣顏子之見猶未離平象也

王陽明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理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湏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虎富貴貧賤時就在虎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虎患難夷狄時就在虎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層見 離朱能見毫毛而不見其睫在我無見鷦鳥相從不離竟為二鳥它鳥

自形隻影在我無從道亦在我本自無見道亦在我卒自無從顏子猶未悟了無見無從之体故立卓而曰如稍定了非復向者高堅前后之舊然未離乎見也欲從而曰未由不虛費工夫了非復向者仰鑽瞻忽之舊也然猶意於從也

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后之說后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体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五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

難見之文也是所謂体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酌酢  
宴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  
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非他也求盡吾心  
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  
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  
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后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  
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  
禮二之而分先后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  
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象也而以為有方體形象也未  
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  
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

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后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  
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象而不可以  
方體形象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  
之未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  
知也亦寧有二手哉

膚見 文我文禮我禮則高我高堅我堅前后我前后原不屬夫子既不與我  
對立如何作從意想立卓只在我身上不與我作對至此靠有實地了把柄  
在手道機活潑卓然立於我矣本無魚二何從之有末由也已仰鑽瞻忽向  
時錯用了工夫高堅前后在我也何仰鑽瞻忽之有立如可與立之立  
沈覺齋曰夫子之道顏子之未聞道尚未免求心於方體外事物以求心本無  
下手處及領夫子博約善誘之教豁然有悟乃即事物之著察而得吾心之

文焉即事物之則而得吾心之理焉無高堅可著無前后可捫欲罷而不能  
矣知心無二於事物也故不離事物以見心也既竭吾才則私欲淨盡而本  
心之天理渾全如有所立卓爾則活潑潑地躍如矣不離事物而無心可見  
欲從而無由矣此非天下之至神真知心之不息者烏足以語此雖欲從之  
末由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  
學者須自脩自悟也按陽明覺齊之說以欲從末由句為悟機如有所立卓  
爾三句一串說下蓋始見其高堅前后離事物求道自成隔斷儘欲驅力從  
之到此真見得我是道欲從末由矣失了前日妄象幻相矣如有所立欲  
從末由此是顏子真見得道不二處非不欲從也無用於從故不從者以我  
跟彼之謂彼我對立猶是二見顏子即本心文禮為道無由可從

羅近溪曰夫子為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丈夫

有生天地頭頂脚踏肩任念在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体而謂之曰仁也者  
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博文所以約禮也

### 子疾病章

李南黎曰夫子疾病使夫子尚在大夫之位則自有家臣以治葬事此分之宜  
也不然魯君念舊臣而命臣以治之夫子受之亦禮之宜也今夫子既不在  
大夫之位而大葬又不出於君則自有弟子可以治之此分之宜禮之宜亦  
情之宜也子路果何所見而自使其門人為家臣以攝乎子路乃陰為之  
不使夫子知之故夫子病間始知而責之久者自始病至病間也非說其平  
日也吾誰欺二句註謂人皆知之不可欺也則欺天而已非也夫人皆知之  
天豈不知乎語意云無臣矣安可詐作有臣無臣而為有臣吾將誰欺乎欺  
天乎便有天不可欺之意且吾與其死於臣之手也孰若死於二三子之手

之為安乎且治葬之禮必出於君乃足為重予縱不能得此禮於君亦自有  
二三人可以為之者亦何至死於道路而有待於假設家臣乎深曉之以不  
必假設家臣之意

有美玉於卣章

李南齋曰子貢疑夫子有心於藏欲其少貶以行道故雖設藏與沽兩件而寔  
重在沽一邊夫子之意亦欲  
以待字換個求字必待有知重吾價者  
夫然後沽之否則不得已而藏而非吾之不欲沽也此所以釋子貢有心於  
藏之疑也可見聖賢同一用世之心只是求與待不同求則重在人待則重  
在己一念人已州去懸絕矣通章如  
之比体正意在言外求善價重个善  
字求善價故為少貶求價則為枉已矣

子欲居九夷章

附徐岩泉曰不必說所居則化此言得了中國君子可夷狄可患難無入不得  
九夷之陋在外於君子何與故曰何陋之有

吾自衛反魯章

湛其泉曰何以樂正也正其聲音之缺繆也○二雅一頌詩之篇章也舉雅頌  
則國風在其中矣風雅頌者樂之章也或作之朝廷焉或作之宗廟焉或作  
之闈門焉或作之閭巷焉是其所也夫聲音正矣作之不備其所矣詩以當  
所所以當樂樂以感心故人心感於和平而不忒也樂之教也

李南齋曰此節樂詩不可並提摠成得一箇樂而已定樂之功當發在反魯之  
下然后二句舉其成功言之也哀公初年遣人自衛迎孔子孔子有興魯之  
望以魯事之非莫大於名分而名分之倒置真甚於樂故寄定名分之心於  
定樂之中名分之定全在雅頌得所而必先由樂正雅頌乃有所被耳樂正

不過定始終小大之盡其變清濁高下之中其節便謂之正由是被之以雅則凡陳政者必於朝為王朝為侯朝無不各得其朝之所也被之於頌凡告成者必於廟為王廟為侯廟無不各得其廟之所也如是則雍和與肅敬交濟度數與倫理相成庶幾為全樂矣

姚承菴曰樂與詩非二事樂必奏詩詩必聲樂還單主正樂說以詩對說便舛通章要矣然后二字見前此新聲代作雜亂無章此方正而得所

層見 雅頌各得其所就是樂正翕純繹繹以樂之節奏而言此不主節奏王聲詩之被於樂者言三家者以雍徹則不得其所矣

出則事公卿章

高中玄曰問註云事愈卑而意愈切蓋謙已誨人之意也然否曰聖人之心至明至密稍有過則處便覺得便言乃心口自相為語人不得而知也曰

豈以聖人亦為酒困乎曰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沉醉顛頓然後為困聖人在心上看若稍多一酌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便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礼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故曰心口自相為語人不得而知也若以聖人故為此言以誨人是不情矣不情非聖人也

子在川上曰章

姚承菴曰此不必說是水亦不必說是道聖人心体中渾然一斯夫不舍晝夜者無非是物也只就逝者說就便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作一句讀

層見 聖人所指者水而意不在水因水而發之也又不明言意中所指何物暗猜之是道耳道無体氣机與道作个体將道呈個形象出未與人看水流是其一也聖人却隨所見者嘆其活潑如此嘆化机也歎化机即嘆道也令



人自得之若說破便鑿如斯者如此也斯字指水不是指心亦不是只空含說个活潑之狀

敬齊公曰此机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便是真稚子便是川流之意

湛耳泉曰因有見於水而言之則凡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可以觸類而長之矣何以見之也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矣

李南黎曰舍猶出舍於郊之舍言止宿也

李九我曰只在川上而歎川水聖人亦有觀物與情時節何必開口便是講道今杜詩虞註每一首必尋出意思或傷時或憂君或喻君子小人皆失詩之意者也

附徐岩泉曰心即道道即心心是道之主宰處道是心之流動處此心活潑而

無停机通乎晝夜而知聖聖相傳千古一息皆此明覺皆此良知何嘗何止息哉昏昧放逸特人自戕耳○水流動而其往不息與心流動而其出無窮小德川流正是如此

譬如為山章

李九我曰專在學上講則失譬如意一向說為山又失本旨須以正意為主而以喻意影撥方妙進止字不重卑重一簣上進止皆因一簣正是激發人心之處

語之而不惰章

湛耳泉曰固何以語之而不惰也誠意懇到也如弓之引滿故舍天如破矣如水積之既盈決之則沛若江河莫之能禦夫夫何惰

李南黎曰不惰是當語時非語後也蓋言一入耳便鼓舞踴躍有奮然欲行之

意與周公坐以待旦意思一般其回也歟句要見顏子平日潛心夫子所語  
適觸其天故不愔意夫子獨與顏子所以勉諸子也

膚見 與語特精神醒發流暢活動 平不能自己處是不悖蓋描畫出妙  
解的形狀不可說行時不愔若謂奮然欲行之意亦未是不解的人與語如  
水沃石一味昏鈍無醒發便是愔了

惜平吾見章

李九我曰進之極乃止故曰聖人無進步顏子方進而未止故惜之

苗而不秀章

湛甘泉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何也大本之不立也立之不深也本立而道生  
生生而不已則善信美大聖神可馴至矣何不秀不實之有  
后生可畏章

徐岩泉曰四五十而無聞是未聞道與朝聞夕死之聞同

尤西川曰後生真識本齧習染未入蒙以養正聖功也即師即友故可敬畏來  
者如今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壯而有失尚在交戰之間力猶可挽若四十五  
十習染已深雖或聞道猶慮重不可及又無所聞則終焉而已當以為戒何  
足敬哉

法語之言章

李南黎曰凡進言之術有二有過跡已顯者以緩柔之則無及其術主於法有  
非幾尚伏者以急激之則遂成其術主於巽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則言者之  
術既已窮盡而無所復施而聽者之心又已自絕而無可復望矣更無言可  
以潛消其非而非遂著更無言可以九回其過而過遂成故曰吾末如之何  
也已註語之不還拒之不受猶之可等語疑似而差謬

庸見 法言法度之言法律森嚴難犯故借一法字異言註云婉而導之也不直指身上或泛說他人及古今事與已類者或寓箴於頌或詼諧笑謔十分委曲遠遠來照寓意在此興言在彼若與吾不相干預無所忤逆言之順順入耳故為異言繹者繹其意氣義之所存也言若明白何須尋繹異言必繹之乃知彼意所謂耳不繹之則泛說它人彼以為它人事也寓箴於頌彼以為真頌也何得哉從而不改終是頑拗的人悅而不繹終是昏鈍的人無術可加矣

義理正言可以屈人驟然聞之一時無不汗發德受從而不改則從非其本心特一時屈於理姑含容之耳中拒已堅再以法言進必發怒矣并求其從而不可得矣其言於人無所拂忤無有不歡悅者悅而不繹抵是啞子嬉笑不切於日用靈竅不動無机可入再以異言進亦無益矣且狎習其言并求

其悅而不可得矣故末如之何

未受攻擊姑自怨而亦常情也攻擊而不動此其心勇於非矣此危言所不能激也人之入人未有不自其机入之也能悅而不能繹彼自魚機孔竅已塞此微言之所不能入也蓋與悍人言無益與鈍人言無益不改者不肯改也不繹者不知繹也

### 衣敝緼袍章

李南黎曰伎尺訓怨若謂伎害則粗淺矣

庸見 子路終身誦之亦不是自賢滿足之意彼見夫子稱此二語以為學問只宜以此為的耳不知超脫勢外不萌忤求之心固好若知此是好處終日把此念頭掛在胸中便有粘帶執着便是未化所謂惡念固不可有善念亦不可有是也還要忘其所有入於自然故曰是不忤不求之道也何足以減

忘已忘物伎求之心化而不知傾奴若有意不伎不求便未妙

歲寒然後章

李南黎曰君子不先天下而求知故人之知君子也常后方治平之時凡懷一才者皆得以自見而君子循循焉與天下相安於繩墨尺寸之中人固無由知其異也及時至危亂衆皆隨波靡蕩而君子者乃獨砥柱其中凜然自立不可播奪夫然後人知其出尋常萬萬矣沉晦於無事而表見於有事此豈君子之幸哉始焉君子自混於衆人常患於難知既焉人知有君子又患於無及然則有國家者慎無使以歲寒知君子而君子亦何樂以歲寒受知也哉

湛耳泉曰後彫也者不彫也歲寒而不彫是終不彫矣君子遇變而不改其節是終不改矣

李九我曰只就松柏說多少含蓄聖人在川嘆川見松柏說松柏

知者不感章

李南黎曰此摠作成德一个人說亦無先后之序只是隨在而指其心体之妙處全德之君子其心体之明覺處曰智湛一處曰仁鎮定處曰勇臨之以事物而明覺湛一鎮定者自如便是不感不憂不惧非有两个人心也

可與共學章

觀靜子曰與許與之與有志之士可與共學而未必其所學之正而之於道之於道夫未必能植立能植立有守矣未必其能變通不滯故未可與權註可與共為此事學可共耳立人自立權人自權如何與之共為平或主教言教之者即與之共為也亦未穩適道猶可立權如何教得只言人所造有淺深當以漸進而不可不造其極也

李南黎曰東於立者既以立病權而超為蕩軼者又以權病權是必從心所欲  
低昂闔闢不局曲於立之中而亦不蕩軼於立之外乃可蓋其始也由於正  
之難而其終也熟於正之難

高中玄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之義謂何曰難言也夫權稱錘也本不可以言  
道而道之妙用有似乎此故聖人借以言之今必審察乎稱錘之所以為用  
者而後可以言道之權苟有一毫弗類稱錘者即非權也問自漢以來無人  
識權字然乎曰詎止漢人即宋人亦未識得蓋皆以為常則守經變則行權  
故其為言且開且合而不得其理也然則何如曰經者稱之衡也斤而各具  
星子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  
權者衡之錘也往來取中衷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義之  
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無衷無大無小常相為用而不得以相

離若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是常則專用衡而不用錘變則專用錘而不用衡  
也而可乎曰伊川云權者經之所不及也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綱大法正當  
的道理而已其精微曲折處固非理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  
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爾然乎曰於義未瑩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  
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孰為專立其大孰  
為獨盡其細孰為之闕孰為之補若曰經可自用用之而所不及則以權濟  
之是謂衡可自用用之而有所不及則以錘濟之也而可乎又云事權乃知  
道然乎曰倒言矣得道之深乃能權也又云權多害誠臣貴正不貴權然乎  
曰權者聖人之用用以協義何為害誠且正是何如權是如何人臣而不知  
權則何以酌緩急稱輕重事君治民處天下之事而得其正乎彼所謂害誠  
而不足貴者乃是揣摩和闔者流不可謂權也曰考乎云經者萬世常行之

道惟者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又曰權者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之時多何如曰斯言愈遠夫謂經乃常行之道權則不得已而用之是謂衡乃常用之物錘則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謂權之於事不可用之時多是謂錘之於稱不可用之時多也而可乎且義即是經不合義便是拂經拂經便不是權非經之外別有所謂義別有所謂權也又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爾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不能行也彼漢儒權變權術之說乃是無衡之錘無所取中故其旁行也流亦任其詭竊而已何可以為權也又云漢儒反經合道之語却語得經權二字分曉但說權遂謂之反經一向流於變詐為權則非矣何如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反經安得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語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其分兩也有是理乎其說經

權二字非惟原無分曉縱使其不流於變詐亦自不是權也曰子必以稱錘為言何也曰其本義如此而聖人取用之意本是如此不然則不可以為稱之錘亦不可以為經之權矣蓋輕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予嘗典試春官以權策士而為文以明其說

楊後所曰京兆李公以可與共學課士且諭之曰毋得以圓通之說言權予聞之有契于中因具論其義甚哉權之難言也此大化之真机聖神之至德惟學幾無我者稍窺其端倪奈何以一切圓通之說當之哉以圓通言權是未見夫權之真体徒以權衡推移之迹妄想而揣摩之也權之一字固起於權衡之權而權之為義豈權衡之權所能盡哉何者權衡之權不能以自用必有待於衡然后用而是權也無所待而獨用者也蓋不過借權之名以顯其不執之體而學者遂以妄想揣摩之此何異執指為月認盤為日其謬轉遠

者哉蓋嘗觀權之為體非獨聖人有之衆人莫不有也出人之作息冬夏之  
裘葛孰非權哉又非特衆人有之萬物莫不有也魚鳥之飛躍草木之枯榮  
孰非權哉蓋大化之流行已司其大權故有生之類無一物而無權無一息  
而不用權而獨歸之聖人者何也衆人於無我之中妄見其有我唯聖人能  
盡天無我之寔此其所以為權也如目之視也非權勿視然衆人以目而聖  
人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目也如耳之聽也非權勿聽然衆人以耳而聖人  
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耳也如口之言身之動非權勿言勿動然衆人以口  
與身而聖人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口與身也夫已者物之對也內既無已  
外亦無物無已無物則今之視聽言動也孰主之求之而不可得故舉而歸  
之於權而昧者以為是權也惟聖人能用之也不知由衆人以至於萬物日  
變化於權之中而不覺聖人之用固即衆人之用即萬物之用而未嘗分毫

增且異也是故物之所同出者聖人亦出物之所同者聖人亦入物之所同  
福者聖人亦福物之所同禍者聖人亦禍物之所同是者聖人亦是物之所  
同非者聖人亦非豈有所選擇於其間而為圓以自避為通以自亨哉嘗觀  
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然愚夫愚婦或激發於其所為輒一死  
而不顧此士君子所引義以繩之而謂之微者也然至於義所當死即士君  
子難之而多方以自解免且自附於聖人之權矣乃所以為俯仰趨避之巧  
也視愚夫愚婦殺活自由者奚啻天淵哉聖人者固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  
者也何巧之有然唯其無我故其生也為權生其死也為權死由生死而推  
之萬事萬化孰不為權權者假名而當生則生當死則死者其實也昧者趨  
假而棄實是以妄意於圓通而認趨于偽也學至適道而立其地位亦已峻  
矣聖人不與之權者不可得而與也何者彼猶見有已也即立之時何嘗非

權然惟其見有口則示之以權而不信此顏子初學于夫子時事也故曰恃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蓋是時已見此理皆  
我矣而未能離我見我者離我之漸也然其机一息未融即一息不可強其  
後心齋矣坐忘矣未始有回矣然后夫子與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故顏子之學始於卓立而終於無我此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說  
也此豈務為圓通者之所能哉圓通非權也而世之惡圓通者并權而避之  
自疑于壅寒滯礙之途以伐其虛通靈妙之性而謂之守經不知所謂經者  
亦不如此也蓋有以經而比衡者矣豈知權衡兩物而經權乃一理哉經者  
常行於宇宙而不息者也即虛通靈妙之性是也性一而已自其變易也而  
謂之權自其不易也而謂之經其不易者即其所變易者也其變易者即其  
所不易者也故曰權即是經者其義確矣而惜乎世之儒者不能明其義以

圓通為權以執泥為經貿然而莫知所適也

膚見 按高中玄談千古所未發不可易矣楊復所說若與中玄稍異細玩之  
其實不異觀者當自得之圓通二字亦何傷但復所所指圓通二字則后世  
之機滑變詐者矣若聖人之圓通乃所以為權也蓋眾人有我則滯聖人無  
我則不滯不滯非聖人之圓通乎

### 唐禪之華章

附李南黎曰詩以人言夫子以思言思之為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爾汝形骸  
不能間隔詩所謂爾思而病於室之遠者特未實用其思耳夫苟寔用其思  
則千萬里之遠千萬世之上下直可以一念之精神意氣與之聯屬契晤有  
不啻同室之親然者故曰何遠之有人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寐周公亦  
只是一點思而已當作思人說謂思理者非旨



孔子於鄉黨章

李九我曰似不能言一句形容恂恂下節重便便不重惟謹惟謹但帶說湏玩唯字爾字今士大夫有居鄉而求多於其鄉人至其立朝却持養交臨事不敢一語出然便使者多出于恂恂進而以緘默容身必退而以貴勢加人者也

李南黎曰註訓鄉黨云父兄宗族父兄謂他姓之父輩兄輩者以別於宗族膚見似不能言非不言也言常以歛韜晦似不能言也

入公門章

李南黎曰此記孔子在朝之容始終盡禮也或以敬字貫却遺落怡怡字鞠躬如也言其如偃僂之人如不容又是狀其鞠躬如也處總是身歛約之極也不中門者公門之制中豎一梟以分賓主主常由右謂由右遂棖梟之中人

臣則又由右遂挨過梟之右而傍棖以入也立非俾待止立之謂行之所至即立也不中門不履闕此臣禮之常而記夫子云然者時習於泰此禮廢矣故夫子行之若見其異也過位是踞門外朝之位屏展也狀如屏風門屏之間謂屏之外門之內佇立處者古者朝禮君臣皆立故孟子謂舜南面而立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禮耳是時君尚未出視朝故謂之虛位居既未出則臣僚東西相過辨論政事見虛位如見君故不色勃足躩而辨論之言有如口才短乏也色勃足躩在過之時言不足在過之后臣北面見君在堂下升堂云者乃君出相見正禮已畢而特命夫子升堂諮詢政事也則當攝齊而升之時恭慎以承寵異之命見其狀之如鞠躬屏氣之似不息攝齊與人同而鞠躬屏氣與人異也出謂自堂出出降一等而違顏色怡怡者乃深幸其靖獻之忠得以自效故不覺喜悅非違尊而舒之謂也及下盡階

而趨就班次及已後班次而與衆面君而立則又一初見時之心故其趨之容則踧踖如必待君既退入而出乃復其常也

執圭章

黃葵峰曰圭即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之圭禮典五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八朝則自執之以合符於天子此則魯聘問鄰國使孔子執魯所受命圭以往以示如魯君親往之意也

執圭章

李南黎曰按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過會同於王塚為圻圭璋璧琮以類聘類見也天子及自相聘說觀此則朝之圭璧有等而聘之圭璋璧琮俱無等正聘時於君用圭於夫人用璋璋特達既聘而享於君用璧於夫人用琮藉以束帛又庭寔有輿馬之類圭

璋還之璧琮束帛庭實則受之註於執圭曰命圭而於享禮曰用圭璧不考周禮也

附執天子圭手高於心執諸侯圭手與心平上堂之際身略仰故如拱手於人固平心而非高也下堂之際身略俯故如授物於人亦平心而非卑也上下作上堂下堂本張子正蒙之說若平步直行之時一上一下則不當心矣且成何體態揖即揖所與立之揖俱作拱手說○鞠躬如不勝如揖如授戰色縮、有循皆執輕如執重之容也

君子不以緝緇章

黃葵峯曰孔子不以緝與緇二色為常服之領緣以緝深青揚赤色緇絳色皆不正之色也既不以為領緣則不以為衣服可知矣舊說緝是齊服之色然齊有明衣以布為之乃以深青揚赤之色為飾似不相稱又云緇是純服之

絺縠詳練服乃小祥喪服如何用絳為絺皆所未通

當當者莫如葛禦寒莫如裘古人之衣近體有袍禪之屬暑則袍禪之外有葛寒則袍禪之外有裘葛裘之上皆有裼衣裼衣者開而見其內裘也裼衣之上皆有襲上襲衣者掩而不開也襲衣之上有常着之服則皮弁及深之屬是也上文當暑者葛必表而出之者只舉葛與其內近體袍禪之衣為言也外而襲裼深衣之類自可知也此當寒者裘必曰緇衣素衣云者只舉裘與裼衣為言也其內而袍禪外而襲衣與深衣之類為可知也大抵禦寒莫如裘而衣以裼之必其色相稱斯為衣之裘也如視朝用羔裘天子則以緇衣禍之欲其黑色相稱也聘享用麕裘夫子則以素衣裼之欲其白色相稱也蜡祭用狐裘夫子則以黃衣裼之欲其黃色相稱也○緇衣羔裘為視朝之服者乃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非侍朝於君也

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註云徵角宮羽以王聲所中言也

李南黎曰吉月之朝服謂皮弁與私朝之羔裘不同此非往朝君乃在家說塵位行之蓋致仕之時人多不設朝即朝或多用深衣而不以朝服故夫子遇月朔必朝服而朝見獻畝不忘君之意

齋必有明衣裳

李南黎曰寢衣只是被亦另一件衣服只重明衣寢衣不重布及長一身有半意寢衣亦布為之居即坐

湛其泉曰變食遷坐一其精氣身心以交於神明也

食不厭精章

李南黎曰此記孔子飲食之節有養德之節有養生之節二意○失飪只是生而未熟不必泥註並舉生熟割不正不必專以肉言不得其醬非謂必欲得

四書知新曰  
醬謂小待以宜之醬也觀其字可見○不及亂不醉而後能註謂以醉為節非也醉則亂矣

黃葵峰曰不撤量食尺謂每食必設量不撤去耳則有食有不食之時矣非謂時時必食量也其時而食也亦取其通神明去穢惡而已不多食也若多食則辛溫之過反使人氣失其平故不多食

黃葵峰曰兩厭字俱貪義也蓋食精則能養人聖人固以食精為善也然亦未嘗有心欲此而專務為飽足也膾粗則能害人聖人固以膾精為善也然亦未嘗後志嗜此而過求為厭飫也蓋聖人疏食亦飯豈為口體之故而取必於精細之具以自饜足也今人但以食精為善而不之厭以膾細為善而不之厭此雖庸賤之人亦知不厭矣膏粱之子養養之徒亦能以此為善矣何必聖人也

食不語是此節正意寢不言則附記也食謂正含明特非謂終食都不語於是他說我答述是我述與他說寢不言也是不與人言也不成都無人在只我自說此以見言語不可分只是所在在同故分

李南黎曰食不語二句是以寢形說

牛春字曰瓜祭就是用瓜以祭蓋隨時薦新之孝如隨使用蔬食菜羹也詩云疆場有瓜是剝是殖獻之皇祖是古人原有獻瓜之說註引陸氏解作必字誤矣觀必齋如也白文原用必字又何將瓜字作必也

席不正不坐章

李南黎曰席不必拘定方所東西南北皆有个正位在

鄉人飲酒章

李南黎曰按周禮尚齒杖者出斯出其恪守周家尚齒之禮無擇於貴賤也如

此按周官方相氏掌饗之禮群衆人逐疫以送陰陽沴戾之氣孔子狗鄉人之饗而行於其家必重其事而朝服立於阼階其恪守周家調繼陰陽之禮無擇於巨細大祭之承也觀聖心於此亦可見其處卿黨之恂恂處矣朝服是私朝之服非朝君服也

康子歸藥章

李南黎曰註凡賜食必嘗以拜此在君前之禮不必妄扯

既焚章

附一說聖人仁民愛物只有先后耳當於傷人平不作一句讀問馬作一句不讀作否

君賜食章

李南黎曰正席意輕只重先嘗凡在君前賜食必嘗以拜然后食蓋急於領君

惠而謝之不敢待食畢而後謝也此以對使言故多一正席之禮若在君前則并未食之席之賜而嘗之於側也註所謂如對君只指先嘗言正席而先嘗之是敬君賜不必入不以荐及餘以頒勅意○侍食與君前賜食不同侍食是君燕之也君前賜食必先嘗侍君食君不祭則必俟君食而後食飯字即當食字看凡君嘗食曰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君乃若燕臣則有祭時有不祭時今特為孔子而祭之是以客禮待孔子矣故孔子不嘗當而先飯自處於膳夫之職也註已不祭句不必用豈有君不祭而臣自祭之禮東首不必入受生氣意蓋竄東首禮之常君視之東首作一曰讀只謂君視之於寢首之所耳此亦遷在南牖下但本文無之不必入

禮見 按註頒賜二字為先字設也先嘗而后頒賜也按南黎說嘗云先嘗而後拜也猶如賜食於君之前也如此先字方有着落不然只可曰必正席嘗

之先字為衍文矣

尤西川曰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聖人之情安於質儉饌盛則奢有傷於中色變而起立示不安也以盛饌為禮禮果在物乎

升車章

黃葵峰曰升車方升車之時也猶未指在車中言也正立只就車將升之時也猶未在中立也緩者登車索升車則挽之而升也此不是轡者馭馬索也轡是僕者御車執之緩則升車者挽以登車而已車有二緩正緩主者升車所挽副緩僕者升車所挽常人升車往往簡率苟且徑登不惟不正立亦不執緩孔子之升車則必正立蓋就車之時其容端整耳以其心體常正也其僕等級如卑下則止撫其手然後直受其緩而執以升其僕非等級卑下則自部其手從僕手下拘取其緩而執以升蓋其誠意肅恭無所不在也○

曲禮曰立視五駕式視馬尾顧不過轂疏曰舊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車闌車上馮式下頭時不得遠矚但瞻視馬尾轂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

色斯舉矣章

黃葵峰曰色斯舉矣非必彈射不善之色乃舉也此即物色之色大凡鳥見人色之即形舉矣必回翔審視而後下止馬門人着此二句為下文張本也曰者夫子見山梁雌雉而嘆之也曰時哉時哉言斯雉之飲啄於山梁也時得其特也意其春陽和時群生得所故斯雉出而飲啄得所如此是適得其時也而夫子自感不得及時出遂所志蓋雖不明露實然寓其中矣子路共之非便得而供具也亦非即欲拱執之也此即眾星供之共共乃向之耳子路

因夫子時哉之嘆有感於心而嘉其飲啄得時故色向之蓋指顧之意耳嗅依石經作曼謂雉鳴也子路共之遂鳴而作者正斯舉之意也

李南黎曰色斯舉矣三句是記者寓意於鳥之言山梁以下則引夫子之言與子路之事以為色斯舉之証而翔而後集自可知矣斯字與而後字最有味色斯舉去之速也翔而集就之遲也此即可以速而速可以仕而仕所謂至之時也

姚承菴曰學而節是孔子自墓的小影志學章是孔子自叙的年譜葉公問孔子草足孔子自贊的行實莫我知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鄉黨篇是弟子孰察於觀仰之間彷彿摹擬孔子的行狀

新編溫陵鄭孩如觀筆窩四書知新日錄上論卷之三終

